

傷寒論今釋

日

R 252

+

R 252

11

傷寒論今釋八卷



漢學亦曰漢國  
西學亦曰西國  
鑄字亦曰鑄版

傷寒今釋序

傷寒今釋者。陸子淵雷爲醫校講授作也。自金以來。解傷寒論者多矣。大氏可分三部。陋若陶華。妄若舒詔。僻若黃元御。弗與焉。依據古經。言必有則。而不能通仲景之意。則成無己是也。才辯自用。顛倒舊編。時亦能解前人之執。而過或甚焉。則方有執喻昌是也。假借運氣。附會歲露。以實效之書。變爲玄談。則張志聰陳念祖是也。去此三繆。能卓然自立者。創通大義。莫如浙之柯氏。分擘條理。莫如吳之尤氏。嗟乎。解傷寒者百餘家。其能自立者。不過二人。斯亦悵矣。自傷寒論傳及日本。爲說者亦數十人。其隨文解義者。頗視中土爲審慎。其以方術治病。變化從心。不滯故常者。又往往多效。令仲景而在。其必曰。吾道東矣。陸子綜合中土諸師說。參以東方之



所證明有所疑滯。又與遠西新術校焉。而爲今釋八卷。陸子少嘗治漢儒訓故之學。又通算術物理。其用心精。故於醫術亦不敢率爾言之也。書成示余。余以爲通達神悒。療治必效。使漢師舊術。裊然自成爲一家。今雖未也。要以發前修之錮惑。使後進者得窺大方。亦庶幾近之矣。抑余謂治傷寒論者。宜先問二大端。然後及其科條文句。二大端者何。一曰傷寒中風溫病諸名。以惡寒惡風惡熱命之。此論其證。非論其因。是仲景所守也。今遠西論熱病者。輒以細菌爲本因。按素問言。人清靜則腠理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勿能害。依說文。苛爲小艸。毒爲害人之艸。小艸害人者。非細菌云何。宋玉風賦。以爲庶人之雌風。動沙堞。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故其風中人。毆溫致溼。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蔑。是則風非能病人。由風之所

挾者以病人。溷濁腐餘。是卽細菌。沙堞死灰。卽細菌所依。風則爲傳播之。以達人體。義至明白矣。而仲景亦不言。蓋邇之不言病起于風寒熱。遠之又不言病起于苛毒腐餘。獨據脈證以施治療。依其術。卽投杯而臥者。何也。病因之說不必同。其爲客邪則同。仲景之法。自四逆白通諸方急救心臟而外。大氏以汗吐下利小便爲主。清之則有白虎。方中知母。亦能宣泄。則下法之微也。和之則有小柴胡。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身濺然而汗出。則汗法之變也。要之。諸法皆視病之所在。因勢順導。以驅客邪于體外。使爲風寒熱之邪。固去也。使爲細菌之邪。亦去也。若者爲眞因。固可以弗論也。二曰太陽陽明等六部之名。昔人拘于臟腑。不合則指言經絡。又不合也。則罔以無形之氣。卒未有使人厭服者。近世或專以虛實論。又汗漫無所



主。夫仲景自言撰用素問。必不事事背古。自有素問。以至漢末五六百歲。其閒因革損益亦多矣。亦甯有事事牽于舊術哉。余謂少陰病者。心病也。心臟弱。故脈微細。血行懈。故不能排逐客邪。而為厥冷。偶有熱證。亦所謂心虛者。熱收於內也。若太陽病。則對少陰病為言。心臟不弱。血行有力。故能排其客邪。外抵孫絡肌膚。而為發熱。此不必為膀胱小腸也。篇中唯桃核承氣證

為熱結膀胱抵當湯丸證 陽明病者。胃腸病也。胃家實之文。仲景所明著。其極至于燥屎不下。若太陰病。則對陽明病為言。以胃腸虛。故腹滿而吐。自利益甚。此不必為脾也。篇中有胃氣弱之文。又有脾家實之文。知脾本胃之通稱。少陽病者。三焦病也。津液搏于邪而不能化。故口苦咽乾。其自太陽轉入者。則上中二焦皆腫鞭。故乾嘔脇滿。津液與邪相結。邪熱被阻。不得外至孫絡。故往來寒熱。

若厥陰病。則以進于少陽爲言。消渴。甚于口苦咽乾也。吐衄。甚于乾嘔也。熱厥相閒。甚于往來寒熱也。或在上。則氣上撞心。心中疼熱。甚于脇滿也。或在下。則下利膿血。是爲下焦腐化。甚于上中二焦腫鞭也。此不必爲肝與心主也。然則少陰陽明少陽三者。撰用素問。不違其本。太陽太陰厥陰三者。但以前者相校。或反或進名之。又不規于素問之義也。醫者以療病爲任者也。得其療術。卽病因可以弗論。療病者。以病所爲據依者也。得其病所。則治不至于逆。隨所在而導之可矣。前一事。余始發其凡。後一事。柯氏已略見大體。其論亦尙有支離。故爲之整齊其說。隱括以親繩墨焉。陸子讀中東書。皆甚精博。以余言格之。其無有齟齬不調者乎。余耄矣。願後起者益發憤以求精進也。民國二十年八月。章炳麟序。



傷寒論今釋敘例

七略敘方技爲四種。醫經。經方。房中。神僊。仲景書蓋經方之流也。房中神僊。非疾醫所守。其事亦隱曲怪迂。君子弗道。醫家所講肄者。惟醫經經方二種。醫經之書見存者。黃帝內經十八卷。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若是而冠於方技之首。誰曰不宜。雖然。血脈經絡骨髓深藏而不可見也。陰陽表裏。閤昧而難徵驗也。今有病腦者。噉笑無節。舉措失常。而醫經家指爲心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聞者則以爲心病矣。有病內分泌者。肌膚黯淡。支體罷敝。而醫經家指爲腎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聞者則以爲腎病矣。心腎之不能言。夫孰與發其誣妄。故醫經之論。其言可聞。其效不可得見也。經方以草石湯藥療病。視證候以投方。投方中。則覆杯而瘳。不中。則不死爲劇。豈若醫經之大而無當者哉。七略著錄經方十一家。今盡佚不存。皇甫士安云。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爲湯液。漢張仲景論廣湯液。爲十數卷。用之多驗。案七略有湯液經法三十二卷。在經方十一家

中蓋卽士安指爲伊尹所作。而後人推衍其法者。然則仲景書者。經方湯液之遺。湯液不可得見。得見仲景書。斯可矣。余少壯之年。棄儒學醫。受傷寒論於武進。懽鐵樵先生。又請益於餘。杭章太炎先生。家君亦宿尙方術。過庭之訓。不僅詩禮。以爲傷寒論。經方之冠首。治療之極則。學醫所必由也。是以沈潛反覆。掣索獨勤。自遠西科學發明。國醫之爲世詬病也久矣。金元已後醫家。困守內經。莫能自拔。單詞隻義。奉爲金科。馳騫空言。不驗實效。其繆於科學也亦宜。夫科學豈能反乎事實哉。大論用藥之法。從之則癒。違之則危。事實也。其必有科學之理存焉。余雖短淺。持科學以尋大論之旨。往往若如解牛。動中骨冑。乃知國醫取戾之道。固在醫經。不在經方也。會諸醫校延講大論。乃申科學之理以說之。爲今釋八卷。蓋大論方藥之驗。古今無二。若其憑證用方之故。非科學則莫得其真。猶有用之驗而求之。未得其理者。則余淺陋之過。抑亦今世科學所未及知也。用古人之法。釋以今日之理。故曰今釋。不然。成氏而降。注者百餘家。豈無善本。而猶待余嘵嘵爲哉。教學三年。屬稿粗定。自惟急就。多



疵。未敢問世。而友朋馳書逼迫。不容或緩。因加董理。以付手民。而發其凡如次。傷寒論傳世者兩本。一爲宋本。一爲金成無己注解之本。成本輾轉翻刻。已非聊攝之舊。如明理論所引論文。與正文或異。本草綱目謂人參柴胡。惟張仲景傷寒論作人蔘。此胡。今所見傷寒論本。未有作蔘者。惟成本釋音。有蔘音參。此音柴之文。則知成本多存古字。李氏所見猶爾。今爲淺人改易盡矣。宋本者。治平中高保衡孫奇林億等校定。國子監雕印。然今世藏家書目。殊不概見。蓋原本絕矣。今所見者。爲明趙開美覆刻之本。文字端好。當不失治平舊面。別有金匱玉經函。乃傷寒論別本而異名者。文字編次。與宋本成本小異。與脈經千金翼本事方所引頗同。此書中土罕見。東邦猶有傳本。今正文用趙刻本。若他本文字有異。涉及辭義者。於說解中著其校。文字雖異。辭義猶同者。不悉校。趙刻本有顯然錯誤者。則據他本改正。仍於說解中注明。又有俗書譌體。如鍼作針。脈作脉。卻作却之類。則逕爲改正。不復注明。原文中細注或作字。皆林億等校勘所記。可見古本異文。今故一仍其舊。原文用方

諸條下。又有數目字。每篇自爲起迄。蓋亦林億等所沾。卽林序所謂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複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者也。今旣不用林說。概從刪劓。

原本自六經及霍亂陰陽易差後病諸篇外。先之以辨脈平脈傷寒例。痙濕喝諸篇。終之以汗吐下不可。及汗吐下後諸篇。今案傷寒例。有搜采仲景舊論之語。明是叔和撰集之文。辨脈平脈。辭氣頗類叔和。義理乖張亦甚。痙濕喝本在金匱中。汗吐下諸篇。又皆與六經篇複重。注家自方有執以降。皆棄置不釋。今亦但釋六經霍亂陰陽易等十篇。釐爲八卷。

大論精粹。在於證候方藥。其有論無方諸條。多蕪雜不足取。且辭氣參錯。不出一人。此等不知仲景所撰用。抑叔和所補綴也。自來注家遵漢唐義疏之例。注不破經。疏不破注。隨文敷飾。千載沈翳。坐令學術不進。今悉爲辨正。惟求心安理得。非敢立異也。又論中厥陰病篇最難審。首條提綱。上熱下寒。卽烏梅丸證。舊注旣是矣。下文寒熱勝復諸條。截然與首條不類。且臨病紬書。胥無徵驗。篇末下利嘔噦諸條。旣非上

熱下寒。亦非寒熱勝復。其爲雜湊。顯然可見。又如所謂合病。成氏釋爲二經俱受邪。相合病。諸家相承無異說。然論中凡稱合病者。皆無二經已上俱見之證。有俱見之證者。又皆不稱合病。愚以爲陰證太少而外。更無所謂厥陰。合病則別派古醫家之術語。仲景沿而用之。其本義已不可知。凡此皆傷寒家所未言。今不避專輒。悍然言之。知吾罪吾。所不敢知。

說解雖以科學爲主。舊注不肯科學者。仍多采用。集注通例。必先引前賢。後申己意。今不爾者。或順原文之次。或取講授誦覽之便。無定例也。凡所援引。輒於初見處著其姓氏書名。便檢索也。其後再見。或單稱氏。或單稱書。取文省也。惟雉閒子炳之書。標幟乃師之類聚方。小丹波之書。紹述厥考之輯義。故二子獨稱名。父前子名。師前弟名也。

援引舊注。多刪其繁蕪。取其精要。雖剪裁銜接。不敢竄易舊文。又有本非逐條注釋。別立論以闡經義者。如小丹波之述義等。其原書大書細字。相閒而行。今就其文勢。



剪裁聯系。悉作直行大書。仍不竄入字句。又如湯本之書。和文甚繁冗。不宜直譯。則意譯爲多。

說解中多有引本論條文相印證者。則細字注明條目。以便檢對。惟山田之說解。多自舉條目。而其分條。與本書稍異。則改從本書之條目。使歸一律。

仲景自序。雖云撰用素問。今攷論中用素問者。百僅一二。又皆沿其名而不襲其實。舊注援素問爲釋者。回曲穿鑿。捉襟見肘。甚無謂矣。今於首卷傳經諸條下。一發其覆。使無惑人。自謂有功後學不尠。又有舊說通行已久。習焉而不知其非者。則略引數端。辨駁以示例。所用舊注。有瑕瑜相雜。不可刪節者。亦略爲辨正。其餘小疵易知者。不復辨。不欲毛舉細故也。

前賢述作。說理雖多。逞臆。其憑證用藥。則經驗所積。有足多者。今於湯丸散諸方下。廣引諸家用法。學者沈潛玩索。不特有裨實用。亦可觸發巧思。其有臆決病情。不舉證候者。仍不采錄。用法之後。繼以方解。則因醫藥之本始。先有療法。後乃尋其理解。

故也。前賢治驗。可以見活用之法。世有畏仲景方不敢用者。得此亦堪壯膽。今以附於方解之後。驗案有與本論某條之證相對者。則以類相從。附於本條之後。惟鄙人一己之治驗。概不附入。嫌標榜也。用法治驗中。多有兼用後世方者。則細字注明藥味。其有不知。則從蓋闕。

說解文辭。務取淺顯。惟白話俚語。概不闌入。一以便學者。一以矯時弊也。至於訓詁考據之處。仍宗漢學家矩矱。範我馳驅。不敢詭遇。

此書本爲講授醫校諸生而作。首卷成於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次兩卷成於中國醫學院。後數卷成於上海國醫學院。爾時專校諸生。不習生理病理諸課。藥物課又但用張秉成之本草便讀。余授大論。乃如魯濱孫入荒島。萬端日用。事必躬親。往往講一條之文。累數千言而未已。中院課目堪相表裏者。亦但有章君次公之藥物。余書猶未得簡要適當也。至上海國醫學院。則諸課配置。指臂相聯。余書始得專力於治療。書成自讀。乃覺首尾重輕。刪補再三。猶未愜意。雖然。讀書爲學。亦如破竹。數節之

後。迎刃而解。則後半正不妨稍簡耳。歲在上章敦牂。十有二月壬辰。陸淵雷記。

陽明篇轉失氣字。玉函並作轉矢氣。今釋二百一十八條。因用愈弁山田正珍之說。讀失爲矢。書成。乞序於太炎先生。并請摘發疵繆。先生指此條云。案失氣。卽今言放屁。此乃漢人常語耳。太平御覽八百四十六引風俗通。巴郡宋遷母。往阿奴家飲酒。遷母坐上失氣。奴謂遷曰。汝母在坐上。何無宜適。遷曰。腸痛誤耳。此語傳至宋時尙在。有戲作失氣賦者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明以來語言變遷。遂有欲改失氣爲矢氣者。日本人所見玉函。亦康熙時刻本。妄改失爲矢。不可從也。淵雷謹案。霍亂篇三百八十九條云。欲似大便。而反失氣。失氣上無轉字。與應劭語同。若讀失爲矢。則不可通矣。時陽明篇製版已成。不及追改。附正於此。



傷寒論今釋目錄

卷一

太陽上篇

起第一條迄三十二條

桂枝湯

桂枝加附子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二麻黃一湯

枝枝二越婢一湯

甘草乾薑湯

調胃承氣湯

桂枝加葛根湯

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麻黃各半湯

白虎加人參湯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芍藥甘草湯

四逆湯

卷二

太陽中篇之上

起三十三條迄七十九條

葛根湯

葛根黃芩黃連湯

大青龍湯

桂枝加厚朴杏子湯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

桂枝甘草湯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五苓散

葛根加半夏湯

麻黃湯

小青龍湯

乾薑附子湯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茯苓四逆湯

茯苓甘草湯

卷三

太陽中篇之下

起八十一條  
迄百三十四條

梔子豉湯

梔子甘草豉湯

梔子生薑豉湯

梔子乾薑湯

小建中湯

柴胡加芒硝湯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桂枝加桂湯

抵當湯

梔子厚朴湯

小柴胡湯

大柴胡湯

桃核承氣湯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抵當丸

### 卷四

太陽下篇之上

起百三十五條  
迄百六十六條

大陷胸丸

小陷胸湯

白散

大陷胸湯

文蛤散

柴胡桂枝湯

書經  
目錄

二

上海醫學院



柴胡桂枝乾薑湯

十棗湯

附子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

半夏瀉心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

卷五

太陽下篇之下

起百六十七條迄百八十六條

赤石脂禹餘糧湯

桂枝人參湯

白虎加人參湯

覆出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桂枝附子湯

甘草附子湯

旋復代赭湯

瓜蒂散

黃芩湯

黃連湯

去桂加白朮湯

白虎湯

炙甘草湯

卷六

陽明篇

起二百八十七條  
迄二百六十七條

大承氣湯

猪苓湯

茵陳蒿湯

麻子仁丸

麻黃連軹赤小豆湯

少陽篇

起二百六十八條  
迄二百七十六條

卷七

太陰篇

起二百七十七條  
迄二百八十四條

桂枝加芍藥湯

小承氣湯

蜜煎

吳茱萸湯

梔子蘘皮湯

桂枝加大黃湯

少陰篇

起二百八十五條  
迄三百二十九條

麻黃附子細辛湯

黃連阿膠湯

桃花湯

甘草湯

苦酒湯

白通湯

真武湯

四逆散

卷八

厥陰篇

起三百三十條  
迄三百八十六條

烏梅丸

麻黃附子甘草湯

附子湯

豬膚湯

桔梗湯

半夏散及湯

白通加豬膽汁湯

通脈四逆湯

當歸四逆湯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麻黃升麻湯

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

白頭翁湯

霍亂篇

起三百八十七條  
迄三百九十六條

四逆加人參湯

理中丸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

陰陽易差後勞復篇

起三百九十七條  
迄四百三十七條

燒禪散

枳實梔子湯

牡蠣澤瀉散

竹葉石膏湯

傷寒論今釋目錄

傷寒論今釋

目錄

四

上海醫學院

傷寒論今釋卷一

川沙 陸彭年淵雷 撰述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

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病之名曰太陽。驟聞之。頗覺荒誕不合理。然辨別陰陽爲診斷治療之大綱。亦爲國醫之特長。五行可廢。陰陽不可廢也。凡病之熱者爲陽。寒者爲陰。實者爲陽。虛者爲陰。易以西醫之名詞。則病之屬於進行性者爲陽。屬於退行性者爲陰。機能亢盛者爲陽。機能衰減者爲陰。醫書所稱陰陽。其意義不過如此。自金元以後。多穿鑿附會之說。而陰陽之意義。轉覺幽渺不可究詰矣。太陽病者。機能亢盛於肌表及上部之謂。淺層動脈之血液充盈。故脈浮。頭部充血。三叉神經受壓迫。故頭痛。項部亦因充血而凝滯。項背之神經肌肉麻痺。故項強。頭項強痛。猶言頭痛項強也。病由抵抗風寒之刺激而起。故惡寒。徵之實驗。太陽病未發熱者。脈則不浮。

熱發乃脈浮。故知脈浮二字。包括發熱在內。惡寒發熱爲太陽之主要證。但惡寒而不發熱。不必定是太陽病。頭痛項強。亦非太陽獨有之證。若發熱之後。漸以不惡寒。則謂之太陽已罷。發熱惡寒。而又見脈浮頭項強痛者。斯爲太陽病無疑。故仲景舉此以爲太陽病之徵驗。細察太陽諸證。皆因氣血向外向上所致。可知是自然療能欲驅病毒於肌表。使從汗腺而出。故發汗爲太陽病之正常治法。本論中太陽少陰等六經之名。源雖出於內經。意義已非內經之舊。不宜以彼釋此。蓋中國之學術政治。秦以前漢以後截然不同。內經多秦以前文字。傷寒論則漢末文字。雖沿用六經名目。實際固自不侔。譬猶漢世關內侯。徒存爵級。非復秦以前之君臨一方。自我作古者矣。學者心知此等沿革。則於六經名目。不當逐字誅求。轉失穿鑿。愚但釋陰陽。不及太少明厥等字。正以此故。鐵樵先生釋太陽爲最外。其說亦辨。第恐仲景本意。未必便爾。山田正珍傷寒論集成云。太陽指表而言。蓋傷寒以六經言之。古來醫家相傳之說。不可遽易者也。夫人之常情。每信於



其所習見。而疑於其所未嘗習見者。故仲景氏亦不得已而襲其舊名。實則非經絡之謂也。借此配表裏脈證已。故論中無一及經絡者。可見此書以六經立名。猶數家者流以甲乙爲記號。註家不察。解以素靈經絡之說。可謂不解事矣。

天元紀大論云。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釋之者曰。太陽本寒而標陽。蓋以其發熱。故謂之標陽。以其惡寒。故謂之本寒。誤治太陽而虛其正氣者。其變常爲少陰。故謂之中見少陰。又以其頭痛項強。故靈樞經脈篇云。足太陽之脈。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也。乃醫家之沈迷於運氣者。從而爲之說曰。天有六氣。人有六經。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身爲太陽。太陽之氣。運行於週身之膚表。以寒爲本。以熱爲標。傷太陽之標陽。故發熱。動本氣之寒水。故惡寒。病在表而涉於太陽經脈所循之分部。故頭項強痛。一派虛無玄妙之論。似人身真有本寒標陽之氣。真有十二經絡者。張志聰陳念祖以下。滔滔皆是。時至今日。尙有挾此等瞽說以教學。牢不可破者。國醫安得不受非難。安得不遭

破滅哉。要知國醫之長處。在於積古相傳之驗方。國醫之短處。在於陳陳相因之謬論。仲景書所以可貴者。以其教人憑脈證以用藥。實事求是。不尚空論。具國醫之長處。無國醫之短處故也。注家以五運六氣釋仲景書。捨其長而加以短。意欲尊之。適以誣之。吾人以生理病理釋仲景書。表彰其所長。補苴其所闕。必如是。然後國醫有進步。必如是。然後西醫可緘口。愚學力苦淺。所得於師友者。未能聞一知二。觸類旁通。繼起而光大之。所望於同志諸君矣。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爲傷寒。此兩條。言太陽病又分中風傷寒兩種也。此所謂中風。絕非猝然倒地。口眼喎邪之中風。此所謂傷寒。亦非書名傷寒論之傷寒。猝然倒地之中風是腦病。此中風是肌表之病。猶俗所謂傷風耳。書名傷寒論之傷寒。是廣義的。包括多數急性熱病而言。此傷寒是狹義的。亦是肌表之病。論難經五十八難云。傷寒有五。有中風。

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難經雖係僞書。然傷寒之中。又有傷寒。卽是廣義狹義之別。可見傷寒之名。自古相傳。有廣狹二義也。夫俱名中風。而有迥然不同之兩種病。俱名傷寒。而有廣狹不同之兩意義。從科學的眼光觀之。固似漫無準則。但此等名稱。有長時間之歷史沿革。若欲率然重爲釐定。則僕病未能。

中風與傷寒。皆是太陽病。故皆見脈浮發熱惡寒之證。太陽旣必脈浮。可知中風之脈緩。是浮而緩。傷寒之脈緊。是浮而緊也。抑緩之與緊。是脈象。是指端之觸覺。初學者驟難辨析。凡鑑別診斷。當取顯然易見之證候。故中風傷寒之鑑別法。不在脈之緩緊。不在熱之已發未發。不在惡風惡寒之異。不在體痛嘔逆與否。而在病人之有汗無汗。且緩脈常與自汗並見。緊脈常與無汗並見。中風條固明言汗出。傷寒條則未言無汗。然而知其無汗者。以其言脈緊也。凡無汗之病人。其皮膚必乾燥。若皮膚略覺潮潤。或時時微汗出。卽爲有汗。

今當進而言傷寒中風之病理矣。傷寒爲多數急性熱病之總名。所謂熱病。乃指

發熱之病。眩寒熱虛實而言。非專指實熱之病也。故發熱爲傷寒之主要證。發熱之病理。爲傷寒之主要病理。苟能明乎發熱之故。不但惡風惡寒有汗無汗脈緊脈緩。可以迎刃而解。卽全部傷寒論。亦已通其泰半矣。

人身內外。本自溫暖而不涼。所謂體溫也。健康人之溫體。無論冬夏。常爲攝氏表三十七度。雖有上下。不過半度而止。若昇至三十八度以上。卽爲發熱。故發熱者。體溫過高之謂也。欲知體溫何故過高。則當先明體溫之來源與去路。人自有生之後。無日不以食飲養身。然所需者是肌肉藏府之組織。而所食者是蔬穀魚肉。欲變蔬穀魚肉爲組織。必經幾次化學作用而後成。日日食飲。卽日日增加新組織。若使有增而無損。則人體之長大將無已時。於是除去其老廢成分。使從小便汗液中排泄於體外。然所去者是組織。而所泄者是尿汗。欲變組織爲尿汗。亦須經化學作用而後成。此等化學作用。謂之新陳代謝作用。陳新代謝時。皆發燃燒而生熱。是爲體溫之大來源。藏府肌肉之運動。血液淋巴之流行。皆因摩擦而生



熱是爲體溫之小來源。名此兩來源曰造溫機能。新陳代謝之作用。藏府肌肉之運動。血液淋巴之流行。皆無時或已。則體溫之來源亦無時或已。而體溫亦將繼長增高。不能保其三十七度之常度矣。於是乎不能不爲之籌去路。空氣之平均溫度。常低於體溫。人身處於較冷之空氣中。則因放射而消散體溫。此其一。人體內部之體溫。比肌表尤高。血液從體內大動脈。挾高溫以達於肌表之淺層動脈。淺層動脈之血行暢盛。則高溫由皮膚放射於空氣而消散。此其二。汗之出也。常藉皮膚之熱。以蒸發成汽。汗多則蒸汽盛。而體溫之消散亦多。此其三。凡此三者。爲體溫之大去路。呼吸及大小便。亦帶少量之體溫以俱出。是爲體溫之小去路。名此兩去路曰散溫機能。空氣之冷熱。冬夏懸殊。人體欲保持其三十七度之常溫。卽不能無調節之法。故夏日氣溫高。則造溫機能衰減。散溫機能亢盛。冬日氣溫低。則造溫機能亢盛。散溫機能衰減。散溫機能亢盛之法。一則皮膚弛緩。使與空氣接觸之面積大。二則淺層動脈擴張。使內部高溫達於皮膚。三則汗出加多。

使蒸發加盛。反是則散溫機能衰減矣。造溫機能亢盛之法。一則新陳代謝盛。使燃燒作用增。二則血液流行速。使摩擦作用增。反是則造溫機能衰減矣。體溫增減之理。屬於生理課。今爲便於講授計。述其大略。

既知體溫之來源與去路。則發熱之故。可以不繁言而解。蓋不外乎造溫機能之亢盛。與散溫機能之衰減也。二者有一於此。卽足以致發熱。若復兼之。熱則更壯。今之所當推究者。太陽病之發熱。爲造溫機能之亢盛歟。抑散溫機能之衰減歟。將二者兼而有之歟。且中風與傷寒。皆必發熱。其發熱之故。同歟異歟。

人當驟遇冷氣之際。必凜然而寒。肌膚起粟。皮色蒼白。此乃不隨意神經之反射作用。所以應付外界氣溫驟落之變化者也。因皮膚收縮。汗孔結閉。故肌膚起粟。因淺層動脈收縮。血液不達肌表。故皮色蒼白。此等機轉。幸而自復則已。不幸不能自復。卽爲太陽傷寒之始病矣。所以不能自復。因體質環境年齡營養之不同。原因固有多端。而病原菌之毒素。當亦爲原因之一。因皮膚縮而汗孔閉。體溫已

不能照常放散。然司血行之神經。初不因此失職。反因肌表感覺寒冷之故。血液愈挾高溫以向外。故脈浮而發熱。是時皮膚上寒冷之感覺猶在。且傷寒多病於天氣寒冷之時。雖已發熱。反因皮膚與空氣之冷熱相差愈甚。故愈覺惡寒。而皮膚愈縮。汗孔愈閉。體溫愈不得放散。熱則愈高。如此迭爲因果。遂成發熱惡寒無汗之證。其時淺層動脈之神經。隨皮膚汗腺同時收縮。血液復繼續充盈不已。遂緊張而爲緊脈。體溫鬱積愈高。熱血愈益向外向上。以求放散。此殆因上半身易於出汗之故。於是神經受充血之壓迫而體痛。胃氣因向上之趨勢而嘔逆。學者讀吾書至此。對於太陽傷寒發熱之故。必已渙然冰釋。心領神會。知其爲散溫機能之衰減。非關造溫機能之亢盛矣。惟其是散溫機能衰減。故治之之法。但須弛其皮膚。開其汗孔。使體溫得充分放散而熱退。熱既退。則病理機轉復於生理機轉。抗毒力自然充足。縱有病菌。爲患亦僅矣。此條卽麻黃湯之證治。可參看第二

以上所釋。爲太陽傷寒之發熱。至於中風則不然。中風之異於傷寒者。在於汗出。在於不惡寒而惡風。在於脈之緩而不緊。夫既汗出。則知散溫機能亢盛而不衰。減汗出而仍發熱。則知體溫之來源多於去路。是造溫機能亦已相當的亢盛矣。此殆因司造溫之神經中樞受刺激而興奮所致。體溫之來源多。且淺層動脈不收縮。故不惡寒。汗出而肌腠疏。故惡風。淺層動脈雖亦充血。然血管之神經。則隨皮膚汗腺同時弛緩。故脈緩弱而不緊張。此條卽桂枝湯之證治。可參看下文第十三條之解釋。成無己明理論云。惡風則比之惡寒而輕也。惡寒者。嗇嗇然增寒也。雖不當風而自然寒矣。其惡風者。謂常居密室之中。帷帳之內。則舒緩而無所畏也。一或用扇。一或當風。淅淅然而惡者。此爲惡風也。

丹波元簡傷寒論輯義云。人之感邪氣。其表虛泄而汗出者。名爲中風。其表實閉而無汗者。名爲傷寒。其實受邪之風寒。不知果何如。只就其表虛表實。有汗無汗。而立其目。以爲處療之方耳。故不曰此傷寒也。此中風也。而下名爲二字。其意可



自知也。淵雷案風與寒爲六淫之二。古人以爲外感病之病原。考其實際。風乃空氣流動之現像。寒乃人體之感覺。初非真有一種物質名風名寒者。入而客於人體也。所以名爲中風。名爲傷寒。亦自有故。內經之法。以寒屬冬。以風屬春。春主舒散。冬主斂藏。此固徵諸外界事物而可信者也。熱病之無汗者。肌腠收縮。有似乎冬之斂藏。且大多數發於冬日。故名之爲傷寒。其有汗者。肌腠疏緩。有似乎春之舒散。且大多數發於春日。故名之爲中風。古人命名之意如此。其實。傷寒中風之病理。不過造溫散溫之變化。乃人體調節機能不能適應氣候之劇變所致。調節機能者。卽古人所謂真氣。內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謂真氣虛。而後邪從之也。後人誤以爲真有風寒之邪。入而客於人體。生出種種議論。如風性舒緩。寒性勁急等。雖亦取類比象。然去實際遠矣。

山田氏云。陰陽俱三字。王叔和所攙入。宜刪。原夫脈之動於周身也。唯是一血氣之所貫。是以人迎氣口太衝趺陽。靡適不齊一。豈復有陰陽尺寸之可分別者哉。

故其分陰陽論尺寸者。皆未知脈之所以爲脈者耳。故論中言脈者百五十許條。未嘗分陰陽尺寸也。可見其間稱陰陽尺寸者。皆是王叔和所攙。決非仲景氏之本色也。淵雷案。仲景之書。經永嘉喪亂而散佚。王叔和蒐輯撰次。復顯於世。宋臣林億等校刊。以傳於今。王所撰次。是否仲景舊觀。林所校刊。是否叔和舊觀。皆不可知。書中詞義。時有可疑之處。然欲質言若者爲仲景舊文。若者爲叔和攙入。若者爲後人沾益。皆無確據。前賢注釋。一律隨文曲說。固屬不分涇渭。山田氏概以爲叔和所攙。亦未免厚誣古人。今茲所釋。但審其理之是非。弗辨其文之真僞矣。脈分陰陽尺寸。理不可通。誠如山田所說。然一部分脈管變鞭。或脈管神經有病。理變化時。各部動脈亦不能齊一也。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

此兩條論傳與不傳。劉棟中西惟忠山田諸君。皆以爲後人之言。非仲景所論。今

仍依理釋之。傳者傳經也。此處傷寒。包括中風而言。亦是廣義的傷寒。下文依此類推。不備釋。欲知何謂傳經。當先知傷寒六經之大略。六經者。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也。發熱而惡寒者。無論有汗無汗。皆爲太陽病。寒熱往來如瘧者。爲少陽病。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者。爲陽明病。見機能衰弱之證。或誤治而虛其正氣者。爲少陰病。吐利而屬於虛寒者。爲太陰病。發熱若干日。熱退若干日。或消渴。或吐衄。或下利。或舌捲囊縮者。爲厥陰病。此六經病狀之大略也。發熱惡寒之太陽病。六七日後。變爲寒熱往來。則惡寒時熱不壯。熱壯時不惡寒。是謂太陽傳於少陽。又過若干日。則不復惡寒而反惡熱。是謂少陽傳於陽明。此三陽經相傳之大略也。然有太陽逕傳陽明。而不經過少陽者。又有兩經三經之證同時俱見者。有後一經之證已見。而前一經之證未罷者。則謂之合病併病。至於三陰經。則事實上不相傳變。不得與三陽經等視。

國醫以風寒爲傷寒之原因。近百年來。西人發見病原細菌。西醫乃以病菌之感

染爲原因。而以風寒爲誘因。要之。無論孰爲原因。孰爲誘因。假令僅有一因。其人體質復壯實者。則天賦之抵抗力自能應付。不致遂成疾病。不然。感染病菌與感受風寒。皆爲人生不可避免之事。然而病者常少。不病者常多。則又何也。若既染病菌。又感風寒。或更有食積喜怒等雜於其間。其人體質復不甚壯實者。卽不免於病。病且傳變而不易速愈矣。故原因單純之太陽病。僅僅微熱微惡寒。病輕而脈不變。可以不藥自愈。故曰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是胃病。亦卽少陽陽明證。躁煩因裏熱盛。亦卽陽明證。脈數急。因交感神經興奮。而心搏動加速也。若是者。其原因必複雜。其病勢必重篤。不藥則不能自愈。且有服藥猶不能卽愈者。故爲傳。

一日太陽。二三日陽明少陽云云。出於素問熱論。本論之說。與素問本多不同。注家不知此義。以爲軒岐是聖人。仲景亦聖人。先聖後聖。其揆當一。於是以素問釋傷寒。而傷寒之義晦。以傷寒釋素問。而素問之義亦晦。心知其難通。則作回曲附



會之詞。以求素問傷寒之相合。真如衣敗絮行荆棘中。無一步不罣礙。今錄熱論原文。前賢注釋。而明揭其誤。欲使學者胸有主宰。讀古人書不致眩惑爾。

熱論云。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臥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骨。元骨字依全起本其脈循脅。絡於耳。故胸脅痛而耳聾。

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噎。故腹滿而噎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乙不滿二字衍文也甲經傷寒例皆無之舌乾已而噎。十二日厥

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以上熱論之文。節去帝曰岐伯曰等語句。巨陽即太陽也。兩感於寒。謂表裏俱受邪。即熱論下文所云。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二日陽明與太陰俱病。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是也。噎乾。咽乾也。煩滿。讀為煩懣。懣與悶。音義俱近。張介賓云。人身經絡。三陽為表。三陰為裏。太陽為陽中之陽。陽明居太陽之次。少陽居陽明之次。太陰居少陽之次。少陰居太陰之次。厥陰居少陰之次。邪之中人。自外而內。所以邪必先於皮毛。經必始於太陽。張氏類經然臨牀實驗上。未有一日傳一經。如熱論所云者。方有執知其不可通。乃云。一日二日三四五六日者。猶言第一第二第三四五六之序次也。大要譬如計程。如此立箇前程的期式約模耳。非計日以限病之謂。傷寒條辨高世栻知其不可通。乃云。一日受二日受者。乃循次言之。非一定不移之期日也。會悟聖經。當勿以辭害意。素問直解此皆以一日二日為第一期第二期。蓋心

知傷寒無日傳一經之理。故爲此彌縫之說也。無如熱論於三日少陽下云。可汗而已。下文又云。未滿三日者可汗。已滿三日者可泄。是熱論之意。明明計日以限病。明明謂一定不移之期日。雖欲掩蓋。不可得已。且卽如方氏高氏之說。而臨牀實驗。亦未有陽明傳少陽。少陽傳太陰。如熱論所云者。倪冲之知其不可通。乃云。素問言其常。而常中有變在焉。張氏素問集註引薛雪知其不可通。乃云。傷寒一證。傳變無窮。此不過言傳經之常。而未及於變。自仲景而後諸大家。俱有名言可法。學者所當盡讀而精思之。醫經原旨此皆以常變二字教人勿泥熱論。蓋心知熱論傳經之序不合事實。故爲此彌縫之說也。然因不敢指斥素問之故。以事實之絕無者爲常。反以臨牀實驗爲變。顛倒重輕。欲蓋彌章。且卽如倪氏薛氏之說。無如三陽非皆可汗之證。三陰尤非可下之證。而熱論則云。未滿三日可汗。滿三日可泄。吳崐知其不可通。乃云。若其寒邪傳不以次。與夫專經不傳。表裏變易。則隨證脈處治。吐下汗和。蚤暮異法。素問註丹波元簡知其不可通。乃云。本經所論三陰病者。卽仲

景所謂陽明胃家實之證。仲景所論三陰病者。乃陰寒之證。本經所未言及。

素問識

吳氏知汗下之不可拘日數。而以傳不以次。表裏變易為言。其失與倪氏薛氏等。

惟丹波氏能知素問與傷寒論不同。識見自卓。由是言之。若將素問傷寒論併為

一談。則胃家實之證名三陰。陰寒之證亦名三陰。虛寒實熱。病勢迥殊。一劑誤投。

死生立判。而乃立義不分。標名無別。豈非疑誤後學之甚乎。諸家多為曲說。強作

解人。而捉襟見肘。窘態畢露。其故在下筆時但求貫通二書。反不敢將臨牀實驗

直捷說出。致令後之學者。讀書治病。截然分為兩事。諺云。讀書十年。天下無可治

之病。治病十年。天下無可讀之書。誠有慨乎言之。至如醫宗金鑑張志聰傷寒集

註諸書。以為傷寒傳變。真如熱論之次。其誤固不待言。而三百年竟無一人直揭

其謬。國醫學之衰落。甯可免乎。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



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癩癢。若火熏之。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

此兩條言太陽病中有不惡寒之證。別於傷寒中風。名之爲溫病風溫也。趙刻本連接爲一條。今從成本析爲兩條。山田氏云。若發汗以下。王叔和所加。較之傷寒例。其質自彰彰矣。况其曰灼熱。曰陰陽俱浮。曰一逆尙引日。曰再逆促命期。皆非仲景氏之辭氣乎。淵雷案。此條卽不論辭氣。理亦難通。今從鐵樵先生所校。先爲改正文字如下。再說明其理。

若自汗出。身灼熱者。：：：：脈陰陽俱浮。身重。：：：：鼻息必鼾。若發其汗。

語言難出。小便不利。若被下者。直視。：：：：

太陽病。發汗已。當熱退身和。今反灼熱。必因不當汗而誤汗之也。故程應旆遂以風溫爲溫病之壞證。然仲景書中。未有壞證而特立名目者。則程說非是。且觀風溫爲病云云。語氣與太陽之爲病同。可知風溫者。別是一種病。下文被下被火後

種種見證。乃風溫之壞病耳。風溫既別是一種病。則當與溫病對立。如中風之與傷寒對立然。而溫病風溫亦當有顯著之鑑別證。今乃必待發汗後觀其灼熱與否。方能鑑別。則是以藥試病之庸醫耳。曾謂仲景之聖。而教人以藥試病乎。故知若發汗已一句。必係傳寫之譌也。風字之取義。如上文所述。取象於春令之舒散。故太陽傷寒之有汗者。名爲中風。以彼例此。則風溫必是溫病之有汗者。故知若發汗已一句。原文當爲若自汗出也。此處既以自汗出爲鑑別。則下文不當再言自汗出。故刪之。小便不利者。不當同時失洩。語言難出。亦是壞證。故知語言難出。小便不利。皆是誤汗之變。文字既正。可釋其病理矣。

仲景之法。熱病之惡寒者。名太陽。其惡熱者。名陽明。溫病者。不惡寒而未至於惡熱。以其未惡熱。故不謂之陽明。以其不惡寒。而病屬初起。故謂之太陽溫病。然則溫病者。介在太陽陽明之間。其病理治法。亦不離乎太陽陽明矣。神經易於興奮之人。一受風寒刺激。造機溫能之亢盛甚速。故始病卽不惡寒。然乍感風寒之片

刻間亦必惡寒。惟爲時甚暫。病人不以爲意。故以爲不惡寒耳。考之西醫書。急性熱病絕對不惡寒者。惟全身粟粒結核一種。此是危惡稀有之病。非仲景所謂溫病也。

溫病風溫。均爲造溫機能亢盛。故皆發熱不惡寒而渴。無汗者爲溫病。自汗者爲風溫。風溫灼熱而汗出。則津液蒸鑠。神經缺於濡養。運動知覺爲之遲鈍。故身重多眠而鼻息鼾。病既自汗出。不當復發其汗。誤發之。則津液愈涸。於是舌咽神經失養。則語言難出。水分悉從汗液中排泄。則小便利。此誤汗風溫之壞證也。病在太陽。不可攻下。病屬溫熱。不宜艾熯。若復誤施。諸變蠱起矣。直視是腦病。失洩是膀胱不能約束。微發黃色之微字。與下句劇字相應。謂壞證之輕重也。被火而發黃。卽西醫所謂溶血性黃疸。釋在第二卷百一十七條。癩字或作瘰。或作掣。癩字或作縱。玉機真藏論云。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瘰。成無己傷寒論注解云。瘰者筋急而縮也。癩者筋縱而伸也。案癩瘰卽搖擗。乃運動神經受病也。引延也。

傷寒溫病之辨。爲近世醫家之大爭端。自秦景明創江南無正傷寒之說。俗醫不能讀仲景書者。有所藉口。益以溫病條辨爲枕中鴻祕。桑菊銀翹。十方而九。謂平淡可以寡過。而病之愈不愈不問也。吾家九芝先生痛斥吳塘。誠非無的放矢。然以葛根芩連爲溫病主方。猶未得爲定論。觀溫病風溫之證候。舍麻杏甘石及白虎。殆無的當之方矣。又近世市醫所指爲風溫者。以喘欬爲主證。乃呼吸器病。與本條之風溫亦異。學者持市醫之觀念以讀傷寒論。則終身不得入仲景之門矣。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七日愈。發於陰。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陽謂三陽病。陰謂三陰病。然病屬始發。而有惡寒證者。在陽病惟有太陽。在陰病惟有少陰。然則此條之意。謂始發病時。發熱惡寒者爲太陽。無熱惡寒者爲少陰耳。發熱惡寒之太陽病。中風傷寒是其例。無熱惡寒之少陰病。少陰篇三百八條三百九條附子湯證是其例。太陽之惡寒。始則由於驟遇寒冷。繼則由於熱血不



達肌表之故。少陰之惡寒。則因造溫機能衰減。體溫來源不足之故。是以等是惡寒。在太陽則發熱。在少陰則無熱也。然發於陰之病。殊非絕對不發熱者。少陰篇三百五條麻黃細辛附子湯證。三百六條麻黃甘草附子湯證。皆發於陰而發熱之例。蓋傷寒六經。不過就病變上分作六箇段落。身體機能之亢盛衰減。中間階級正多。非可截然分畫。學者勿執定少陰無熱可也。凡發於陰之少陰。皆屬直中。至臨牀上所見少陰病。則多由傳變而來。詳少陰篇中。

七日愈。六日愈。陽數七。陰數六。皆不可強解。傷寒傳變。大多數固六七日而一經。然必謂太陽七日愈。少陰六日愈。已非事實。陽數七。陰數六。尤涉附會。注家以水火之成數爲說。愚殊未敢從同。

山田氏云。此條三陰三陽大綱領。寒熱虛實之原本。不可不明也。但其發於陽七日愈以下。王叔和所補。今不取也。按玉函經以此一節爲太陽篇開卷第一章。可謂仲景氏真面目也。後人不知。妄次之溫病章後。遂遺全編大法不復明於世。悲

哉。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熱論云。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此條亦據熱論爲說。故云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其實卽第五條不傳之病。太陽病不傳者。至六七日。頭痛項強。惡寒發熱。皆以漸自退。獨舉頭痛者。省文也。

柯琴傷寒論注云。舊說傷寒日傳一經。六日至厥陰。七日再傳太陽。八日再傳陽明。謂之再經。自此說行。而仲景之堂。無門可入矣。夫仲景未嘗有日傳一經之說。亦未有傳至三陰而尙頭痛者。曰頭痛者。是未離太陽可知。曰行。則與傳不同。曰其經。是指本經而非他經矣。發於陽者七日愈。是七日乃太陽一經行盡之期。不是六經傳變之日。龐安常傷寒總病論云。鍼足陽明。補三里穴。淵雷案。三里。足陽明經之穴。經。卽靈樞所言經脈。靈樞之意。以血管爲經脈。然經脈之徑路。與解剖

上所見血管迥異。或謂經脈實係神經纖維。亦未能證實。無論神經血管。要之。經脈必是蜿蜒細長之物。無論行其本經。傳變他經。要之。傷寒所病。多屬全身證狀。決非遊行於人身細長之物如經脈者。且仲景書中。本無六經字面。其單言經者。亦非專指經脈。如百九條及百三十條云。太陽病過經十餘日。百一十一條云。過經讖語。百二十條云。到經不解。二百二十六條云。過經乃可下之。此皆借以名病狀之段落。與靈樞經脈之經自異。惟本條云。行其經盡。百三十一條云。太陽隨經瘀熱在裏。則似指經脈耳。仲景蓋分傷寒病狀爲六類。而借用內經太陽少陰等名目。又因太陽少陰等本是手足十二經之名。遂以太陽證已罷爲過經。此皆沿其名而不襲其實。後人注仲景書者。必欲糅合內經。竟謂傷寒之邪。循經脈而傳變。則失之遠矣。

### 太陽病欲解時。從已至未上。

六經皆有欲解時。太陽從已至未。陽明從申至戌。少陽從寅至辰。太陰從亥至丑。

少陰從子至寅。厥陰從丑至卯。其理難通。事實亦無所徵驗。讀古醫書。當分別觀之。不可一概盲從。凡理論合。事實亦合者。當以科學證明之。凡理論合而事實不合。或理論不合而事實合者。當存以待考。凡理論事實俱不合者。即當剪闕。無使徒亂人意。六經病之欲解時。理論事實俱不合者也。

時令與疾病。固有甚大關繫。重病痼疾。多發於二分二至。死於二分二至。老人遇節氣。常骨楚罷憊。此四季之關繫疾病者也。通常熱病。多日輕夜重。其死。多在黎明薄暮。日中夜半之時。陽明病之日晡潮熱。肺勞病之日晡骨蒸。此晝夜之關繫疾病者也。其事固信而有徵。其理則頗難索解。

###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風家。謂病中風之人。表解。謂太陽病解。太陽病。係機能亢盛於肌表。故稱太陽證。爲表證。後凡言表者。放此。不了了。謂尙未復元。巢源寒食散發候云。了者。是瑟然病除。神明了然之狀也。柯氏云。七日表解後。復過一候。而五藏元氣始充。故十二





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陽浮陰弱。指脈也。脈之陰陽。有指部位者。有指脈象者。有指按法者。人迎爲陽。寸

口爲陰。

此寸口包寸尺而言

寸口爲陽。尺中爲陰。皆指部位也。大浮動數滑爲陽。沈澹弱弦

微爲陰。指脈象也。輕按爲陽。重按爲陰。指按法也。此處陰陽。注家多以爲按法。今

從之。中風之脈。輕按之。卽覺浮於指下。是因淺層動脈充血之故。淺層動脈充血。

則體內高溫隨血行以達肌表。故陽浮者。知其熱自發。中風之脈。重按之。則覺緩

弱而不緊張。是因淺層動脈之神經弛緩之故。淺層動脈之神經弛緩。則肌膚汗

腺亦弛緩。與傷寒之收縮緊閉異。故陰弱者。知其汗自出。嗇嗇慳吝怯退之貌。淅

淅。猝然凜冽之貌。翕翕。輕附淺合之貌。鼻鳴。因鼻粘膜發炎之故。乾嘔。因胃氣上

逆之故。鼻鳴乾嘔。皆兼見證。然亦可見正氣驅病向上。有上衝之勢也。

山田氏云。此條王叔和攙入之文。非仲景氏語也。先輩諸醫。皆不知其所以然。奉

爲金科玉條。抑何不達於辭義之甚。蓋仲景有仲景之辭義。叔和有叔和之辭義。

其辭其義。斷然不同。若彼辨脈平脈及傷寒例。人皆能知其爲叔和。苟能知其爲叔和。則此條之非仲景氏言。亦不埃辨而得矣。

###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炙

生薑三兩  
切

大棗十二  
枚擘

右五味。㕮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歔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熱。熱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離。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總病論云。凡桂枝湯證。病者常自汗出。小便不數。手足溫。和。或手足指稍露之。則微冷。覆之則溫。渾身熱。微煩。而又憎寒。始可行之。若病者身無汗。小便數。或手足

逆冷。不惡寒。反惡熱。或飲酒後。慎不可行桂枝湯也。

柯琴傷寒附翼云。此爲仲景羣方之魁。乃滋陰和陽。調和營衛。解肌發汗之總方也。凡頭痛發熱。惡風惡寒。其脈浮而弱。汗自出者。不拘何經。不論中風傷寒雜病。咸得用此。惟以脈弱自汗爲主耳。愚常以此湯治自汗盜汗。虛癆虛痢。隨手而愈。因知仲景方可通治百病。與後人分門證類。使無下手者處。可同年而語耶。

吉益爲則方極云。桂枝湯。治上衝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雉間煥類聚方集覽云。芍藥甘草大棗三味。雖有小異。其所主治。則攣急也。桂枝湯有此三味。而方極不言攣急證者。以不待其言而可知故也。方極桂枝加芍藥湯下云。本方證而拘攣劇者。桂枝去芍藥湯下云。本方證而不拘攣者。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湯證云。或拘攣。可以見已。

吉益爲則方機云。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正證也。頭痛一證。亦當投此方矣。若由欬嗽嘔逆而頭痛者。非此方之所治也。



又云。惡寒鼻鳴乾嘔者。外邪之候也。此方主之。脈浮弱。或浮數。而惡寒者。證雖不具。亦用此方。浮數浮弱。蓋桂枝湯之脈狀也。

又云。汗吐下後。更湊一證。又發熱汗出。而身疼痛者。此方猶爲可用。若脈浮緊而疼痛者。則非此湯之所治也。

湯本右衛門皇漢醫學云。余之經驗。凡用芍藥。大棗。甘草之證。必診得筋肉攣急。而於直腹筋最爲明確。易觸知。故診得此筋肉攣急。即可爲應用三藥之目標。然則此筋肉之攣急。可爲三藥之腹證。桂枝湯中有此三藥。其直腹筋亦當攣急。三藥之腹證。亦可爲此方之腹證也。又。桂枝湯證之直腹筋攣急。非屬於瘀血性。故其攣急。必現於右側。而左側全不現。或左側稍攣急。比之右側則甚輕。其氣上衝之際。亦必沿右側而發。不沿左側也。以上純屬理論。於實際上。本方之應用。當隨師論。案謂傷寒金匱也。準據脈證外證。可以不問腹證也。

淵雷案。桂枝富有揮發油。其氣芳香。能刺激神經。攝斂其弛緩。用於上衝之證。最

著奇效。芍藥能緩和組織神經之攣急。能助組織之吸收。故王好古謂其入肝脾血分。肝謂神經。脾指吸收作用也。桂枝氣厚爲陽。陽者向上向外。故所主多上部外部之證。芍藥氣薄爲陰。陰者向下向內。故所主多下部內部之證。此二味爲桂枝湯之主藥。蓋中風之病。有頭痛鼻鳴乾嘔等上衝之證。又因肌表之組織血管弛緩。有脈緩汗出惡風之證。故治之以桂枝。天下事物。盈於此者。必絀於彼。肌表及頭面弛緩而充血。則內部臟器。及下部肢體。必有攣急而貧血者。故治之以芍藥。桂芍相協。則全身無偏急偏緩之患。血運亦因而停勻。故前賢謂桂枝湯調和營衛。營謂血漿。衛謂體溫。血運停勻。則體溫之分布亦平也。生薑健胃。能降水毒之上逆。故協桂枝以治上衝。大棗甘緩。協芍藥以舒攣急。至於甘草。前賢以爲調和諸藥。然經方不用甘草者亦多。豈無須調和乎。西醫則以爲調味藥。然經方味惡而不用甘草者亦多。豈無須調味乎。惟吉益氏藥徵。以爲主治急迫。庶幾近之。凡急性傳染病。多有秩然一定之經過。謂之病型。自傳染至發病。曰潛伏期。始見

病證。猶未能斷定其所染是何種病菌。此時曰前驅期。更進而至進行期。乃見該病特有之證狀焉。前驅期之證候。常爲惡寒發熱頭痛骨楚等。是卽仲景所謂太陽病也。西醫於前驅期殊無治法。不得不聽疾病自然進行。必待確知其所染是何種病菌。乃施行其所謂根治法。然而傳染病之無法根治者。十猶八九。國醫固不知病菌爲何物。然病在太陽時。卽有種種治法。桂枝湯是其一也。病之較輕者。卽可愈於太陽期。古人有言。上工治未病。西醫不得不讓吾高出一頭。且由此可知病菌非絕對的病原。殺菌亦非治傳染病之惟一方法。何以言之。若使前驅證因菌毒而發。何以但解太陽。菌毒卽不復爲害。若使傳染病因病菌而生。何以不殺菌亦能愈病。夫國醫不殺菌而愈病是事實。雖西醫不能加以否認。然則病菌也者。必先病而後菌肆其毒。病解則菌亦不足爲患。故曰病菌非絕對的病原。殺菌非治傳染病之惟一方法也。

漢晉權量。與今不同。諸家考據。亦甚有出入。林億以古三兩爲一兩。古三升爲一

升。李平湖謂古之一兩。今用一錢可也。古之一升。卽今之二合半也。張景岳以古一兩爲六錢。古一升爲三合三勺。徐洄溪謂漢晉升斗權衡。以今較之。不過十分之二。王樸莊謂古方凡云一兩。準今七分六釐。凡云一升。準今六勺七抄。吉益東洞謂古之一兩。不過今之二錢目。古之一升。今一合五勺也。小島學古謂仲景之一兩。當今之三分四釐八豪。一升。今之一合一勺強。章太炎先生平諸漢錢而計之。武帝三銖錢最重。一兩當今之五錢一釐一豪。王莽貨泉最輕。一兩當今之三錢四釐八豪。又以王莽大泉寸法。計漢之一斗。當今之一升四合六勺強。以王莽貨泉寸法。計漢之一斗。當今之一升八合三勺強。今從章先生所考。而折取其中。則漢之一兩。當今之四錢二釐九豪半。漢之一斗。當今之一升六合五勺也。唐新本草。蘇恭曰。古秤皆複。今南秤是也。後漢以來。分一斤爲二斤。一兩爲二兩。古方惟張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則水爲殊少矣。然則桂枝湯。桂芍薑各三兩。分爲三服。今當每服用各二錢。三服之水七升。今分三次煮。則每次用水三合八勺。



半也。

桂枝去皮。謂去其外層虛軟甲錯之皮耳。若內層赤色堅實之皮。則氣味俱出於此。不可去。去之即無用矣。陶氏本草序例云。凡湯酒膏藥。舊方皆云咬咀者。謂秤畢擣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細末。張景岳云。古人以口嚼藥。碎如豆粒而用之。後世雖用刀切。而猶稱咬咀者。其義本此。山田氏云。服法中。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十三字。蓋叔和註文。誤入正文中也。觀傷寒例可見矣。食禁十五字。後人所加。古無五辛之目。其說蓋出釋氏。酪者獸乳所製。其法本出胡貉。古昔中國人之所不食者。魏晉以來。其法漸入中國。若夫禮記所謂醴酪鹽酪之酪。皆指酢馱言之。非乳漿也。

###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桂枝湯主之。

柯氏云。此條是桂枝本證。辨證爲主。合此證即用此湯。不必問其爲傷寒中風雜病也。今人鑿分風寒。不知辨證。故仲景佳方。置之疑窟。四證中。頭痛是太陽本證。

頭痛發熱惡風。與麻黃證同。本方重在汗出。汗不出者。便非桂枝證。淵雷案。柯說是也。統觀仲景書。但教人某證用某方。論中有桂枝證。柴胡證之名。可知意在治療。不尙理論。國醫之治療有特長。其理論則多憑空臆造。仲景不尙理論。正是識見勝人處。後人斷斷於風邪寒邪傷衛傷營之辨。而不於病證藥方上著眼對勘。皆非善讀仲景書者。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成氏云。几几者。伸頸之貌也。動則伸頸搖身而行。項背強者。動則如之。明理論云。几音殊。几。引頸之貌。几。短羽鳥也。短羽之鳥。不能飛騰。動則先伸引其頸爾。項背強者。動亦如之。淵雷案。說文有几字。讀如殊。云。鳥之短羽。飛几几也。此成氏之本。自後醫家。皆從成讀。然說文之几。所以狀短羽之飛。非所以狀項背之強。且項背強者。不得伸搖。成氏乃謂伸頸搖身。伸引其頸。非也。幽風赤鳥几几。毛傳云。几几。絢貌。釋文不出音。則當讀如几案之几。絢者。履頭飾。鄭注士冠禮云。絢之言拘。

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然則幽風之几几。所以狀絢之強。傷寒論之几几。亦所以狀項背之強。其讀皆當如几案矣。

仲景之法。有一證用一藥。太陽病汗出惡風。桂枝湯證也。而有項背強几几之證。故於桂枝湯中加葛根以治之。項背何故強。因肌肉神經拘急故也。肌肉神經何故拘急。因津液不達。失於濡養故也。肌肉神經遍於全身。津液不達而失養。何故獨見於項背一部。因項背之神經本自稀少。平時津液達於項背者本自不多故也。反汗出惡風之反字。當無深意。本條云。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葛根湯條云。中篇三十三條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似項背強者多無汗。故於汗出上著反字。然本論及金匱瘧濕喝篇之剛瘧條。皆云。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則知反字隨文便。非義例所存。或云。反係而字之誤。

### 桂枝加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麻黃 三兩 去節

芍藥 二兩

生薑 三兩 切

十九  
上海醫藥學院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桂枝二兩  
去皮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

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臣億等謹按仲景本

論太陽中風自汗用桂枝傷寒無汗用麻黃今證云汗出惡風而方中有麻黃恐非本意也第三卷有葛根湯證云無汗惡風正與此方同是合用麻黃也此云桂枝加葛根湯恐是桂枝中但加葛根耳

此方不當有麻黃。林說是也。太陽病汗出者。麻黃在所當禁。成無己本及金匱玉

函經並無麻黃。為是。方中既去麻黃。則煮服法中。七味當作六味。先煮下當去麻

黃二字。二升下當去去上沫三字。仲景用麻黃葛根。皆先煮。煮麻黃有沫。煮葛根

則無沫。又芍藥二兩。可發汗篇作三兩。桂枝二兩。玉函及仲景全書亦作三兩。水

一斗。玉函作九升。並是。

方極云。桂枝加葛根湯。治桂枝湯證而項背強急者。淵雷案。項背之肌肉神經強

急。由於津液不達。津液即營養液也。其來源在消化器官。葛根能攝取消化器官

之營養液。而外輸於肌肉。故能治項背強急。本草經言葛根能起陰氣。即輸送津



液之謂。張潔古謂葛根升陽生津。李東垣謂葛根之氣輕浮。鼓舞胃氣上行。生津液。皆體驗有得之言。

葛根與桂枝。皆能發表解肌。惟桂性溫。葛性涼。病之性質。太陽屬寒。陽明屬熱。熱者宜涼。寒者宜溫。故太陽解肌用桂枝。陽明解肌用葛根。東垣以葛根爲陽明經藥。說尙可通。潔古謂太陽初病。不可便服葛根。反引邪氣入陽明。爲引賊破家。則拘迂之論矣。桂枝加葛根湯及葛根湯。皆治項背強。仲景皆言太陽病。是知葛根爲項強之特效藥。太陽病兼見項背強。則於太陽方中加葛根以治之。正如嘔者加半夏。惡寒者加附子。何引賊破家之有。注家有以項背強爲太陽陽明合病者。襲張李之誤也。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得與之。

玉函千金翼。無後字及方用前法四字。得作可。成本亦作可。並是。

凡病證。如桂枝湯之頭痛發熱汗出惡風等。皆非疾病之本體。乃正氣抵抗疾病之現象也。用藥治病。非藥力自能敵病。助正氣以敵病也。正氣者。卽西醫所謂自然療能已。疾病之本體不可知。病證則顯然可知。良醫察其病證。知正氣之欲惡。從而助之以藥力。病證除而疾病去。疾病之本體。雖不問可也。太陽病之證。頭痛項強。鼻鳴乾嘔。可知正氣欲上衝。發熱脈浮。汗出惡風。可知正氣欲外向。欲上衝。則不可抑之使下。欲外向。則不可遏之使內。若用攻下之藥。是爲逆正氣之欲惡。此太陽之所以禁下也。下之而其氣上衝。知正氣驅病之勢。不因下藥而改變。故可仍與桂枝湯。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次條云。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可也。

丹波氏云。上衝。諸家未有明解。蓋此謂太陽經氣上衝。爲頭項強痛等證。必非謂氣上衝心也。湯本氏云。氣者。觸於五官而無形。乃一種活動力。此處所謂氣。指神經作用。前條之頭痛是也。淵雷案。古醫書所謂氣。多指臟器之作用。後人有氣分

血分之名。氣分謂作用。血分謂實質也。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之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三日當活看。非謂二日之後。四日之前也。論中凡言日數者。皆不可泥。太陽病須六七日而罷。若始病三日左右。則猶在太陽時期。本可與桂枝湯。至壞病。則非下後其氣上衝者比。以其桂枝證已罷。故桂枝不中與之。不中與。猶言不當與不宜與也。

丹波氏云。溫鍼。諸注欠詳。王綸明醫雜著云。問。近有爲溫鍼者。乃楚人法。其法。鍼於穴。以香白芷作圓餅。套鍼上。以艾蒸溫之。多取效。答。古者鍼則不灸。灸則不鍼。未有鍼而加灸者。此後人俗法也。此法行於山野貧賤之人。經絡受風寒致病者。或有效。只是溫經通氣而已。仲景楚人。此豈古溫鍼之遺法耶。

柯氏云。壞病者。卽變證也。若誤汗。則有遂漏不止。心下悸。臍下悸等證。妄吐。則有

饑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等證。妄下。則有結胸痞鞭。協熱下利。脹滿清穀等證。火逆。則有發黃圍血。亡陽奔豚等證。是桂枝證已罷。故不可更行桂枝湯也。桂枝以五味成方。減一增一。便非桂枝湯。非謂桂枝竟不可用。丹波氏云。壞成氏讀爲古壞切。云爲醫所壞病也。乃似於義不穩。有太陽病爲醫所壞。轉爲少陽。爲陽明者。則不得謂之爲壞病也。巢源云。或已發汗吐下。而病證不解。邪熱留於府藏。致令病候多變。故曰壞傷寒。外臺祕要引文仲云。傷寒八九日不差。名爲敗傷寒。諸藥不能消。又引古今錄驗云。傷寒五六日以上不解。熱在胸中。口噤不能言。唯欲飲水。爲敗傷寒。醫所不療。千金方作壞傷寒。所謂敗傷寒。蓋是壞敗之義。卽壞病耳。當互證也。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此條。趙刻本接上條爲一。今從成本析爲二條。丹波氏云。解肌。解散肌表之邪氣。



也。言桂枝雖爲解肌之劑。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桂枝湯。當以麻黃湯解散其肌表之邪也。解肌二字。不專屬於桂枝。外臺祕要有麻黃解肌湯。葛根解肌湯。名醫別錄麻黃主療云。解肌可以見耳。淵雷案。此條言桂枝證麻黃證之鑑別法。在於脈緩自汗。與脈緊無汗也。中風汗自出而脈緩。故以桂枝攝斂淺層動脈之弛緩。以芍藥舒放內部之攣急。若汗不出之傷寒。而與桂枝湯。則淺層動脈愈緊張。內部之血管肌肉愈弛緩。又無物以開其汗腺。血液將愈不得達表。汗將愈不得出矣。故脈緊汗不出之傷寒。禁桂枝湯。凡用桂枝葛根之劑。通常謂之解肌。用麻黃者。則謂之發汗。然有時麻黃亦稱解肌。丹波氏所引是也。桂枝亦稱發汗。本論云。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又云。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是也。

**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酒客。謂素常嗜飲之人。病。謂太陽中風也。此條所言。殊不足信。愚嘗治酒客中風。

頭痛發熱。汗出惡風。桂枝證悉具。以本論有酒客不可與桂枝湯之戒。乃書防風蘇葉等俗方與之。明日病如故。因思本論所以禁用桂枝。謂酒客不喜甘故也。桂枝湯之所以甘。以有甘草大棗故也。甘草大棗既非桂枝湯之主藥。宜可以斟酌去取。乃於桂枝湯中去草棗。加葛花枳椇子以解酒。應手而愈。其後又遇酒客中風。問其平日是否不喜甘。乃殊不然。遂用桂枝湯原方。仍加葛花枳椇子與之。其病霍然亦愈。又其後遇酒客。則壹用桂枝原方。不復加味。雖愈期有遲速。從無得之而嘔者。因知此條之不足信。不足信。雖仲景亦當刪汰。而况未必仲景原文哉。

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

此條示隨證加藥之例。凡病有痼疾加以卒病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此常例也。若因卒病而痼疾加劇。則治卒病時。卽當兼顧痼疾。素常病喘之人。卒病太陽中風。其喘必劇。故於桂枝湯中加厚朴杏子乃佳。

魏荔彤傷寒論本義云。凡病人素有喘證。每感外邪。勢必作喘。謂之喘家。亦如酒

客等有一定之治。不同泛常人一例也。淵雷案。喘家與酒客不同。酒客有卒病。多無病酒之證。喘家有卒病。必有喘證。此經驗之事實也。無酒證。則不須加藥。有喘證。然後加厚朴杏子。如其不喘。則猶弗加已。用藥當視證。證不具。則酒客喘家。與常人一也。魏氏之說非是。

錢潢傷寒溯源集云。杏子卽杏仁也。前人有以佳字爲仁字之訛者。非也。淵雷案。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之證。爲桂枝湯證而胸滿微喘。方在太陽中篇。解釋於彼。

###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此條亦不可信。以實驗言。服桂枝湯。未聞有吐者。以病理言。吐膿血。當爲肺壞疽。肺膿腫。肺結核。胃潰瘍等病。服桂枝湯而吐。絕無造成此等病之理。以是知其不可信矣。

山田氏云。嘔吐二字。因自然使然之分而判。自然者謂之嘔。使然者謂之吐。此古之義也。所謂吐者。有爲而自口內唾棄之之名。如詩大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左

傳僖公五年。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禮記玉藻。父命呼。唯而不諾。食在口則吐之。史記魯世家。周公一飯三吐哺類。可見也。所謂嘔者。有物從腹內翻出之名。如左傳哀公二年。簡子伏弋嘔血。鼓音不衰。漢書嚴助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疾類。可見也。說文曰。歐或作嘔。廣韻曰。嘔與歐同。故嘔之與吐。猶下之與自下之異。嘔是病證。而吐則非病證也。後世醫家。不學無術。妄謂物出無聲謂之吐。聲物並出謂之嘔。金鑑雖然。業既有物而翻出。豈有不為聲者乎。或謂嘔者有聲無物。吐者吐出食物也。張景岳全果如此說。則嘔與乾嘔。奚以辨之。要之。皆不熟讀古書之故已。古義若斯。然至於仲景氏論中。則既概而混用焉。如腹滿而吐。二百七十七條嘔吐而下利。三百七十三條是也。由此觀之。嘔吐之字。失古義也久矣。雖然。唯謂汗吐下。而不謂汗嘔下。古義猶存耳。再按說文歐字注曰。吐也。或作嘔。漢書西域傳曰。身熱無色。頭痛嘔吐。由是考之。混嘔吐為一。蓋漢人通爾。不特仲景氏而已。又按方有執注葛根加半夏湯曰。嘔。大吐也。不知如柴胡桂枝湯微嘔。百五十四條亦訓為微大吐乎。哄堂哄堂。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發汗之法。當使遍身熱。熱微似有汗。不可令如水流離。遂漏不止。卽汗出如水流離也。乃發汗太過。或藥不對證之故。凡汗出過多。所致病變有二。曰傷津。曰亡陽。傷津者。血漿被分泌過多。體內營養液因而不足也。亡陽者。體溫放散過多。細胞之生活力因而衰減也。蓋汗液出自血漿。汗出多。則血漿被分泌。而營養液之來源竭矣。細胞之營生活。須賴適當之溫度。故體溫以三十七度爲無病。汗出多。則體溫之蒸散亦多。細胞感溫度不足。其生活力不免衰減矣。然營養液之來源。由於飲食水穀。須經消化吸收分泌種種作用而後成。營此種種作用。仍賴各臟器細胞之生活力。故津傷而陽不亡者。其津自能再生。陽亡而津不傷者。其津亦無後繼。是以良工治病。不患津之傷。而患陽之亡。陽明病之津液乾枯。津傷而陽不亡也。撤其熱則津自復。少陰病之津液乾枯。陽亡而津不繼也。回其陽則津自生。

時醫不知此理。一見舌乾。便用石斛養津。可謂不知務矣。用石斛之弊猶不止此桂枝加附子湯之證。傷津而兼亡陽也。仲景則回其陽而已。不養其津。學者當深長思之。

汗漏不止。其人惡風者。桂枝證仍在也。小便難。是傷津之證。水分盡泄於皮膚。則無以下輸於膀胱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是亡陽之證。而其理稍賾。蓋微急難以屈伸。因四肢之運動神經失養之故。神經所以失養。因津液缺乏。不能輸達於四肢之故。輸達津液。亦須有相當之體溫。以鼓動細胞之生活力。體溫之來源在內臟。四肢距內臟最遠。體溫最難達到。故病至逆冷。必先從四肢之末端始。古人心知此理。故以四肢之溫涼。候體溫之盈絀。而謂四肢爲諸陽之本。其實。四肢非體溫之策源地也。今津傷而陽又亡。則體溫最難達到之處。津液亦最難輸達。是以病變不在他處。而在四肢。故曰。四肢微急。難以屈伸。是亡陽之證也。又通常所謂亡陽者。其人汗出如雨。脈細如絲。手足逆冷。神色萎悴。急者三四小時可以致命。西醫謂之虛脫。必注射強心劑。若是者。宜四逆湯附子乾薑湯之類。非桂枝加附

子湯所治也。愚於此條亦云亡陽。乃因文字上便利。與虛脫之亡陽。實輕重不侔。嚴格言之。則當曰陽虛。

### 桂枝加附子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炙

生薑三兩 切

大棗十二枚 擘

附子一枚 炮去 皮破八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桂枝湯。今加附子。將息如前法。

趙刻本甘草作三兩。今從玉函改。

方極云。桂枝加附子湯。治桂枝湯證而惡寒。或支節微痛者。

淵雷案。此方以桂枝湯暢血運。斂汗漏。以附子恢復細胞之生活力。即所謂回陽。所謂溫經也。附子為興奮強壯藥。能興奮全身細胞之生活力。起機能之衰弱。救體溫之低落。李氏綱目引虞搏云。附子稟雄壯之質。有斬關奪將之氣。能引補氣。

藥行十二經。以追復散失之元陽。引補血藥入血分。以滋養不足之真陰。引發散藥開腠理。以驅逐在表之風寒。引溫暖藥達下焦。以祛除在裏之冷濕。案細胞生活力之作用。各隨其所屬臟器而異。附子之效。若非興奮全身細胞之生活力。豈能無所不至。如虞搏所言乎。凡興奮之藥。皆具刺激作用。附子自不能獨異。然西藥之興奮劑。其刺激限於局部。故功效特準確。流弊亦滋多。西醫習用之強心劑。乃專於刺激心臟。使張縮加強加速。不知病至心臟衰弱。脈微欲絕者。其津液無有不涸。細胞之原漿無有不損。是不但陽虛。其陰亦傷矣。今乃刺激心臟。使勉強興奮。譬猶無膏之火。煽之使焰。無源之水。激之使行。雖能取效當前。不旋踵而竭熄耳。故所見注射強心劑者。結果俱不良。惟附子則不然。其刺激普及於全身細胞。使各臟器平均興奮。則津液同時滋生。原漿不致竭絕。故一度刺激之後。絕無衰弱反應。然陰虛之甚者。獨任附子。危險亦甚。蓋原漿雖由生活力以滋生。生活力亦藉原漿以發動。此即陰陽互根之理。若原漿虧損已甚。遽用附子刺激其生



活力興奮一起。陰津未及滋生。先有竭涸之虞。必須大劑養陰藥。引之以附子。或有萬一之望耳。以上所論。因附子而暢發其義。至桂枝加附子湯之證。本不甚劇。不過津液略傷。陽氣微損而已。若真正傷津亡陽。又非此湯之所主矣。又此條藥證相對。絲絲入扣。汗漏者。桂枝芍藥附子所主。惡風者。附子桂枝生薑所主。小便難者。桂枝附子所主。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附子芍藥甘草大棗所主。學者於此等處。最宜體味。

本事方云。有一士人。得太陽病。因發汗。汗不止。惡風。小便澀。足攣曲而不伸。予診其脈。浮而大。浮爲風。大爲虛。予曰。在仲景方中。有兩證。大同而小異。一則小便難。一則小便數。用藥稍差。有千里之失。仲景第七證云。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十六證云。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反與桂枝。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一則漏風。小便難。一則自汗。小便數。或惡風。或惡寒。病各不同也。予用第七證

桂枝加附子湯。三啜而汗止。佐以甘草芍藥湯。足便得伸。淵雷案。許氏所謂第七證者。即本條。所謂第十六證者。下文三十一條是也。三十一條當主何方。尚難論定。許氏以小便難。小便數。惡風。惡寒。辨其異。亦不足據。至謂脈浮大為風為虛。則因襲陳言。於審證用藥上無所取則。學者但觀其篤守仲景法。取效神速。斯可矣。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促一作縱

本論中言脈促者。太陽中篇云。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太陽下篇云。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與此條而三。皆太陽誤下所致。觀乎表未解也。此為欲解也。云云。可知促脈雖因誤下。其變壞則不甚也。何謂促。王叔和云。脈來數。時一止復來。名曰促。為陽盛。辯脈法 脈經同法叔和又言。桂枝下咽。陽盛則斃。傷寒例然此條脈促而用桂枝。則叔和之說。自相矛盾。於是錢氏顧氏從而彌縫之。錢氏云。脈促者。非脈來數時一止復來之促也。即急促亦可謂之促也。顧憲章傷寒溯源集云。促有短促之義。然急性病汗下之後。無論誤治與

否。若藥力太暴者。其脈於一日半日間往往有間歇。則汗下後脈促是事實。促仍當爲促結代之促也。凡促結代之脈。或因心臟張縮自有間歇。或因心臟衰弱。不能充分噴射血液於橈骨動脈之故。

誤下而變壞甚者。則爲結胸痞鞭。今但胸滿。知變壞尙輕。惟脈促胸滿。而主桂枝去芍藥湯。似藥證不相對。意者。芍藥能擴張內臟間之血管。引起充血。胸滿則胸部業已充血。故不宜芍藥。歟。湯本氏云。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與桂枝湯。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其間自有差別。蓋雖經誤治。而腹力未至脫弱。直腹筋尙攣急者。與桂枝湯。不去芍藥也。若誤下而腹力脫弱。直腹筋不復攣急者。與桂枝去芍藥湯也。

### 桂枝去芍藥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甘草二兩  
炙

生薑三兩  
切

大棗十二  
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桂枝湯。今去芍藥。將

息如前法。

方極云。桂枝去芍藥湯。治桂枝湯證而不拘攣者。方機云。胸滿。無拘急之證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有喘而胸滿。或痛。或脅下痞鞭等證者。非此湯之所知也。

若微惡寒者。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

趙刻本無惡字。今據成本玉函補。此承上條而言。若不但脈促胸滿。又微覺惡寒者。則是造溫機能衰減。故於前方加附子。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甘草二兩 炙

生薑三兩 切

大棗十二枚 擘

附子一枚 炮去皮 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桂枝湯。今去芍藥。加附子。將息如前法。

方極云。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治桂枝去芍藥湯證而惡寒者。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使欲自可。



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清便欲自可。玉函千金翼俱作清便自調。本論欲字當衍。釋名云。圜。清也。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潔清也。案圜卽廁所。本論中清便清穀清血。俱係圜字之假借。清便。謂大小便也。此條自條首至二三度發。爲總冒。以下分作三段。脈微緩二句爲第一段。自脈微而惡寒。至更吐也。爲第二段。自面色以下爲第三段。分釋如下。動脈血管有兩種神經。一司擴張。一司收縮。太陽病之始。淺層動脈收縮而不擴張者。爲傷寒。擴張而不收縮者。爲中風。其後兩種神經交互興奮。則血管時而擴張。時而收縮。當其擴張時。熱血達表。則不惡寒。而但發熱。當其收縮時。肌表不得血。則復惡寒。是卽往來寒熱之少陽病。今得病八九日。正當少陽期。如瘧狀發熱惡寒。亦似少陽之往來寒熱。然少陽當有嘔證。今其人不嘔。明非少陽也。病亦有

不經過少陽。由太陽逕傳陽明者。則八九日正當陽明期。然陽明當惡熱。今則惡寒。陽明當有裏證。今則清便自可。明非陽明也。若是者。皆因桂枝證。經日失治。故八九日尙未全愈。又因本屬不傳之病。故始終太陽。不傳為少陽陽明。其時淺層動脈時時收縮。可知時時閉汗。故不宜專任桂枝。亦須兼用麻黃。病既向愈。故藥劑宜小。若是者。本條之桂麻各半。二十七條之桂三麻一。二十九條之桂枝二越婢一。可以擇而用之。

微脈是起落不甚分明之脈。緩脈是寬輭之脈。雖一日二三度惡寒發熱。而其脈微緩。則知氣血不復外趨於肌表。氣血不外趨。即太陽不復病。故為欲愈。可以弗藥。

若脈微而惡寒不已。則知惡寒由於體溫不足。非因淺層動脈收縮之故。凡體溫低落者。同時心臟必衰弱。則知脈微由於心臟衰弱。非因氣血內斂之故。且心臟衰弱者。其血必少。血少為陰虛。體溫不足為陽虛。陰陽俱虛。即不可發汗吐下。宜

桂枝加附子湯附子湯之類溫之矣。

若面有潮紅之熱色。則鬱積之體溫。未能自散。故爲未欲解。然其熱已微。汗液亦已分泌而停於汗腺之末梢。但以未能排出皮膚。故令皮下作痒。則宜桂麻各半湯。小發其汗。劉棟刪以其至必痒十一字。云。語意不通。故刪之。

黃炫活人大全云。或問經言用藥。有言可與某湯。或言不可與。又有言宜某湯。及某湯主之。凡此數節。旨意不同。敢問。曰。傷寒論中。一字不苟。觀是書片言隻字之間。當求古人之用意處。輕重是非。得其至理。而後始可言醫矣。所問有言可與某湯。或言不可與者。此設法禦病也。又言宜某湯者。此臨證審決也。言某湯主之者。乃對病施藥也。此三者。卽方法之條目也。淵雷案。凡言某湯主之者。方證相對。決然無疑之詞也。病證萬變。而傷寒金匱所載經方。不過三百首。以有限之方。禦無窮之病變。則方與證有時而不能恰合。於是擇其比較最切近者用之。則曰宜某湯。證候有疑似。方藥有宜忌。權衡決擇。定其去取。則曰可與不可與。黃氏所云。殊

不了了。

###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桂枝一兩十六銖去皮

芍藥

生薑切

甘草炙

麻黃各一兩去節

大棗四枚擘

杏仁二十四枚湯浸去皮尖及兩仁者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八合去

滓溫服六合本云桂枝湯三合麻黃湯三合併為六合頓服將息如上

法。臣儼等謹按桂枝湯方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麻黃湯方麻黃三兩桂枝二兩甘草一兩杏仁七十箇今以算法約之二湯各取三分之一即得桂枝一兩

十六銖芍藥生薑甘草各一兩大棗四枚杏仁二十三箇零三分枚之一收之得二十四箇合方詳此方乃三分之一非各半也宜云合半湯

方極云桂枝麻黃各半湯治桂枝湯麻黃湯二方證相半者。

尾臺榕堂類聚方廣義云中風傷寒棄置涉日或發汗後邪氣猶纏繞不去發熱

惡寒欬嗽或渴者宜撰用已下三方。案謂桂麻各半湯桂二麻一湯也

又云瘧疾熱多寒少支體惰痛者五七發後擇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麻黃各半

傷寒金匱 卷一 醫學叢書之一



湯。先其時溫覆。大發其汗。則一汗而愈。若渴者。宜桂枝二越婢一湯。三方皆截瘧之良劑。

又云。痘瘡熱氣如灼。表鬱而見點難。或見點稠密而風疹交出。或痘起不脹。喘欬咽痛者。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淺田宗伯勿誤藥室方函口訣云。此方可活用於外邪之壞證。類瘧勿論已。其他發風疹而痒痛者。宜之。一男子。風邪後腰痛不止。醫謂爲疝。療之。其痛益劇。一夕服此方發汗。脫然而愈。

淵雷案。漢晉以二十四銖爲一兩。藥秤一兩。當今之二錢一釐五豪弱。則一銖當今之八釐四豪弱。此方分三服。則每服用桂枝一錢許。芍藥生薑甘草麻黃各七分許。大棗一枚而強。杏仁八枚。合計不過四錢有零。猶弗藥而已。若用以截瘧。用以治痘瘡。其劑量當加重。否則不效。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卻與桂枝湯。則愈。

太陽病。謂中風也。中風服桂枝湯。藥證相對。其病當解。今不解而加煩。故曰反。此非桂枝湯之不當。乃病勢重。藥力輕。杯水不熄車薪故也。太陽病。以氣血上衝。有頭項強痛之證。故先刺頭項部之經穴。平其充血。甲乙經云。風池二穴。在顛顛後。髮際陷中。足少陽陽維之會。風府一穴。在項髮際上一寸。大筋中宛宛中。督脈陽維之會。

此條以刺法助藥力。然不刺而但服桂枝。亦能取效。刺之則效較速而已。吉益氏薈萃仲景之方證。以爲類聚方。於原文之當刪。及可指擿者。皆方矩其外以域之。類聚方於此條。域先刺風池風府一句。知東洞遇此證時。不用刺法矣。雉間煥云。煩者。苦悶之謂。而是瞑眩也。雖瞑眩。病未得除。故又用桂枝湯也。案以煩爲服藥之瞑眩。亦明其不必刺耳。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枝桂湯。如前法。若形似瘧。一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醫宗金鑑云。服桂枝湯。大汗出。病不解。脈洪大。若煩渴者。則爲表邪已入陽明。是白虎湯證也。今脈雖洪大而不煩渴。則爲表邪仍在太陽也。丹波氏云。脈洪大者。玉函作若脈。但洪大者。有但字。可見其無他證也。淵雷案。汗出是桂枝白虎共有之證。洪大是白虎獨有之脈。惟白虎尙有其主要證煩渴。今汗出脈洪大而不煩渴。與桂枝。則對證不對脈。與白虎。則對脈不對證。是二湯者。皆非的當之劑也。仲景竟與桂枝。不從其脈之洪大。而從其證之不煩渴。可知診治之法。證重於脈矣。且煩渴與否。可以問而知。不可以切而得也。近時某名醫治病。不許病人自訴證狀。以示脈法之神。亦異於仲景矣。

桂二麻一湯之證。與各半湯略同。形似瘧。一日再發。卽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一日二三度發也。彼云。其人不嘔。清便自可。此不言者。省文也。惟此條得之大汗之後。則桂枝證多於麻黃證。故增桂枝之量爲桂二。大汗之後而形似瘧。則淺層血管乍張乍縮。當其縮時。必復閉汗。故仍須麻黃以發之。

### 桂枝二麻黃一湯方

桂枝一兩十七銖去皮

芍藥一兩六銖

麻黃十六銖去節

生薑一兩六銖切

杏仁十六箇去皮尖

甘草一兩二銖炙

大棗五枚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

服一升。日再服。本云。桂枝湯二分。麻黃湯一分。合為二升。分再服。今合

為一方。將息如前法。臣億等謹按桂枝湯方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

算法約之桂枝湯取十二分之五即得桂枝芍藥生薑各一兩六銖甘草二十銖大棗五枚麻

黃湯取九分之二即得麻黃十六銖桂枝十銖三分銖之二收之得十一銖甘草五銖三分銖

之一收之得六銖杏仁十五箇九分枚之四收之得十六箇二湯所取相合即共得桂枝一

兩十七銖麻黃十六銖生薑芍藥各一兩六銖甘草一兩二銖大棗五枚杏仁十六箇合方

方極云。桂枝二麻黃一湯。治桂枝湯證多。麻黃湯證少者。

淵雷案。此湯分為二服。則每服得桂枝二十銖二分銖之一。麻黃八銖。芍藥生薑各十五銖。甘草十三銖。大棗二枚二分枚之一。杏仁八箇。桂枝麻黃各半湯分為三服。則每服得桂枝十三銖三分銖之一。麻黃芍藥生薑甘草各八銖。大棗一枚。



三分枚之一。杏仁八箇。是二方每次所服。麻杏同量。而此方之桂芍薑草棗。多於桂麻各半湯約各一倍。故彼名各半。此名桂二麻一也。二方藥量本微。其所出入則微之又微。於此可悟藥量隨證輕重之法。固不必執泥古方定量以禦病也。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太陽病。發汗而大汗出。其變不一。遂漏不止。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二十條脈但洪大。無他證者。仍與桂枝湯。七十條脈浮數而煩渴者。五苓散

主之。七十條脈洪大而大煩渴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白虎湯及白虎加人參湯之

證。皆屬陽明病。欲知陽明之病理。須先知二方之證候。欲知人參白虎之證。又須

先知白虎之證。顧本論中用白虎湯者三條。百八十四條二百二十條三百五十四條證候殊不完具。

用人參白虎者四條。本條及百七十六條至百七十八條脈經千金千金翼外臺祕要。俱以為白虎湯

然則本論中之人參白虎證。實為白虎證。而人參白虎證乃不具也。凡白虎證。其

人壯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脈洪大滑數。脣舌乾燥。煩渴欲引冷者。是也。或有手

足冷。背微惡寒者。則爲例外。然按其胸腹。仍必灼熱。若白虎證而心下痞硬者。人參白虎所主也。

體溫之造成。因體內炭水化物脂肪等。遇養氣而分解化合。發生燃燒故也。分解化合愈亢盛。則體溫之造成愈多。反之。體溫愈高。則分解化合亦愈亢盛。故太陽病發熱不已。必致造溫機能亢盛。造溫機能亢盛之極。皮膚雖盡量放散。而體溫之去路。仍不能敵其來源。於是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是卽所謂陽明病矣。病陽明者。所放散之體溫。比健康人多一倍半。乃至二倍。而造成之體溫。有比健康人多至三倍者。故汗出雖多。身熱反壯。熱壯。則心房之張縮強而速。故脈洪而數。淺層動脈擴張。使熱血得充分達於肌表。以放散體溫。故脈大而滑。藏府受高溫之熏灼。故煩。汗出不已。且新陳代謝亢盛。則津液之消耗多。腸胃得高溫。反致消化不良而不能食。則津液之來源少。是卽津傷而陽不亡之病。因其津傷。唾腺粘膜不能如常分泌。故脣舌乾燥而渴。

新陳代謝之機能愈亢盛。則熱度愈高。熱愈高。則新陳代謝愈亢盛。二者迭爲因果。一往不返。是成陽明白虎證。惟胃腸之消化機能。則與新陳代謝不同。須有適當溫度而後可。過寒過熱。皆足以阻滯消化。消化阻滯則不能食。不能食而強食之。則養身之食物。一變而爲害身。然其時消化雖阻滯。不過因體溫過高過低之故。胃腸之本體固不病也。胃腸不病。對於害身之食物。必起救濟作用。思所以排除之。於是在胃則吐。在腸則利。故胃熱則食入卽吐。胃寒則朝食暮吐。腸熱則協熱下利。腸寒則太陰下利。以此知消化機能不因熱高而亢盛也。

以上所論白虎證。爲陽明病之一種。其別一種。有燥屎結於大腸者。須用承氣湯下之。醫家或稱白虎證爲陽明經病。承氣證爲陽明腑病。蓋經病之主證爲壯熱。是全身證狀。腑病之主證爲腹滿痛。不大便。偏重局部證狀。故以經腑分之。經病不愈。往往進而爲腑病。故陽明之經病腑病。是先後二級。非若太陽之中風傷寒。是平行兩種。腑病詳陽明篇中。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 六兩

石膏 一斤碎 綿裹

甘草 炙二兩

粳米 六合

人參 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煮服法似有脫文。外臺云。右五味切。以水一斗二升。煮米熟。去米。內諸藥。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活人辨疑云。化斑湯。方即本治赤斑口燥煩渴中喝。

徐同知方云。人參白虎湯。治伏暑發渴。嘔吐身熱。脈虛自汗。如伏暑作寒熱未解。宜和五苓散同煎服。

保赤全書云。人參白虎湯。治盛暑煩渴。痘出不快。又解麻痘斑疱等熱毒。

方極云。白虎加人參湯。治白虎湯證而心下痞鞭者。

龜井魯道載病因備考云。消渴經年。雖五十以上。間有得治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世醫多以此病為難治。畏石膏故也。湯本氏云。糖尿病。多宜石膏劑者。然不必



本方之主治也。

類聚方廣義云。白虎加人參湯。治霍亂吐瀉之後。大熱煩躁。大渴引飲。心下痞鞭。脈洪大者。

又云。治消渴。脈洪數。晝夜引飲不歇。心下痞鞭。夜間肢體煩熱更甚。肌肉日消鑠者。

又云。治瘧病。大熱如燬。讖語煩躁。汗出淋漓。心下痞鞭。渴飲無度者。

淵雷案。觀以上諸家之說。則白虎加人參湯。可以治斑疹。可以治日射病。可以治痘瘡麻疹。可以治糖尿病尿崩症。可以治霍亂。可以治瘧。所治之病至不一。然其證候。則壹是皆大熱煩渴。脈洪汗出。心下痞鞭也。抑人參白虎所治。豈特以上數病而已。凡有大熱煩渴。脈洪汗出。心下痞鞭之證者。不問何病。人參白虎悉治之。學者須知病之與證。實不相蒙。研究病理當從病。或從其病竈。或從其病菌。或從其所中之毒。西醫所論詳矣。商量治療當從證。有自覺證。有他覺證。望聞問切。及

按腹所得。仲景所論是矣。國醫多以證候爲病名。其病名既不當。故古醫書之以病分類者。其說愈煩。則其失愈遠。以其不知病竈病菌。而妄談病理故也。西醫近日之趨勢。似欲每病得一特效藥。然藥之特效於病者。至今絕少。以其不知審證。而妄冀治療故也。愚以爲理論當從西醫之病名。治療當宗仲景之審證。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白虎湯之主藥。爲石膏知母。知母解熱生津。治陽明病陽盛津傷。最爲適當。石膏係硫酸鈣之含水結晶體。有鹼性反應。其治效當與西藥之諸鈣鹽類似。約而言之。胃腸內發生過賸之酸液時。用鈣鹽爲制酸劑。或慢性胃腸加答兒。粘液分泌過多。沈澱而蔽其粘膜。阻礙其消化吸收時。用鈣鹽類溶解之。此皆作用於胃腸。古人以石膏爲清胃藥。有以也。新陳代謝疾患。如糖尿病等。血液有酸性反應時。用鈣鹽類中和之。勞動過度。亞砒酸及磷之中毒。或熱性傳染病之經過中。體內發生乳酸時。亦爲鈣鹽類之適應症。此外又有止血消炎鎮靜強心強壯諸作用。

惟鹼性土類。內服後最難吸收。西醫嘗以此疑石膏之無用。今則試用而得效。已不持此論矣。國醫用石膏。則以脣舌乾燥。小便赤濁。煩渴引飲。爲標準。若病屬陰證。腹中覺冷。或下利者。忌之。用粳米者。殆因傷津之故。蓋以知母石膏清其熱。恢復其胃腸之機能。而以粳米滋養之也。合知母石膏粳米甘草。治大熱汗出脈洪煩渴。是爲白虎湯。若因胃機能衰弱。致心下痞鞭者。則加人參。人參主胃機能衰弱。其證候爲心下痞鞭。亦能起新陳代謝機能之衰減。然宜於急性病。不宜於慢性病。俗醫以爲人參大補元氣者。謬也。愚之經驗。凡常用諸方有人參者。如小柴胡瀉心理中等。代以太子參。甚效。用黨參則不效。且反致脹滿。

醫史云。呂滄洲治趙氏子。病傷寒十餘日。身熱而人靜。兩手脈盡伏。俚醫以爲死也。弗與藥。翁診之。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如錦文。夫脈血之波瀾也。今血爲邪熱所搏。淖而爲斑。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斑消則脈出矣。

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卽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脈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瘡發斑無脈。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淵雷案。此案所敘證候。惟身熱。兩頰如火。似白虎證。其他並無宜用白虎之標準。然用人參白虎而瘡。可知必有白虎證。而呂氏不言。蓋亦幸中耳。其論發斑脈伏。尤臆斷可笑。

病因備考云。一男子。年六十餘。鼻不聞香臭者四年。來請治。余曰。病已積年。藥無益也。翁曰。某自少壯。卽苦氣易上逆。幸得治逆氣。足矣。余乃漫然作參連白虎湯。卽人參白虎加黃連與之。六十餘日。忽聞香臭。旣而平復。湯本氏云。鼻疾患多石膏劑之證。宜

注意焉。

生生堂治驗云。艸廬先生。年七旬。病消渴。引飲無度。小便白濁。周痺百治。疲瘁日加。舉家以爲莫愈。病人亦囑後事於乃弟矣。會先生中神琴溪也。後放此。診之。脈浮滑。舌燥裂。心下鞭。曰。可治也。迺與白虎加人參湯。百餘貼而全愈。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



# 婢一湯。

山田氏云。無陽當作亡陽。亡字讀爲武夫切。則通有無之無。此所以致斯誤也。夫所謂陽者。指元氣言之。案卽細胞之生活力人之所藉而運用營爲者。表裏上下左右前後。其活潑溫暖。咸是一元氣之發也。人苟無此氣。則死矣。猶天之有太陽。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體中之物莫貴焉。故謂之陽也。非指表指熱之陽也。故論中唯有亡陽。而無亡陰。素問所謂陽氣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不彰者。便是也。後世注家。乃有汗多亡陽。下多亡陰之說。雖然。如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證。下後微惡寒者。其可謂之亡陰乎。不深考而已。惟過汗則多亡表中之陽。過吐下則多亡裏中之陽。汗吐下俱過。則併亡表裏之陽。若夫所謂陰陽俱虛者。乃表裏之陽俱亡。所以危急也。此條熱多寒少句下。當有一日二三次發脈浮緊者可更發汗也。若之十六字。一說云。宜桂枝二越婢一湯八字。宜移至熱多寒少句下而看。非有脫簡。文法乃爾。余謂此誠然。然而詳考全論。凡若此之處。必有分界之可察存焉。桂枝麻

黃各半湯條以也字分之。小青龍湯條以服湯字分之。麻黃湯條以服藥字分之。

八十四條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條以脈沈緊分之。六十九條當云以發汗則三字分之 皆是也。今此條絕

無分界之可察。則其爲闕文無疑矣。

丹波元堅傷寒論述義云。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皆表虛經日不愈。以致邪鬱者也。其證輕重不均。故有三方之設焉。蓋桂枝證失汗數日。邪鬱肌肉。故熱多寒少。其滯稍深。故如瘧狀。發作有時。但本是表虛。故有嫌麻葛之發。今則鬱甚。有桂枝之力不能及者。是以酌量麻桂二方。言日二三發者。其邪稍重。言日再發者。其邪稍輕。不言發數者。其邪尤重。且桂枝二越婢一。其力緊。桂二麻一。其力慢。桂麻各半。在緊慢之間矣。此三條。其意互發。各半湯其證特審。他二條則文甚略矣。蓋各半湯條。八九日者。約略言之之辭。而二條亦冒之。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三證疊言。而麻一湯省寒熱。但言如瘧狀。越婢一湯言寒熱。而省如瘧狀。其人不嘔。清便自可。亦二條所蘊。如瘧狀。疑于少陽證。故別以不嘔。

熱多疑于陽明證。故別以清便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與脈微緩者。文勢一串。故似爲愈候。然照麻一湯。實是表鬱所致。宜接面色反有熱色者看。攷面赤證。參二陽併病面色緣緣正赤。五十條及陽明病面合赤色。二百一條當是表鬱兼裏熱者使然。今但表鬱而有之。故下一反字。不得小汗出者。言得病以來。未曾小小發汗。故致此表鬱。且身痒也。桂二麻一湯證。嘗經大汗。亦是失治。然幸無亡陽之變。亦不轉屬陽明。猶纏滯表分。累日不解。但以其既汗。比之二證。則其鬱爲輕。桂二越婢一湯證。其熱最重。猶麻黃之有大青龍。假石膏之力。以越散鬱陽。脈微弱者不可發汗者。蓋戒此方之不可輕用。與各半湯之脈微而惡寒。大青龍之脈微弱同例。乃係倒筆法。但此條文甚約。故諸家不察及。今以經釋經。非敢好異也。

淵雷案。越婢湯之主藥麻黃石膏。本爲發汗而設。此條既云脈微弱無陽不可發汗。又云宜桂枝二越婢一湯。似自相牴牾。舊注或作強解。或以爲錯誤。與不得已。今得山田氏小丹波氏之說。遂覺怡然理順。東人之子。未可輕視也。合論三複方。

小丹波之說自佳。蓋太陽上篇。自十三條以下。俱論桂枝湯一類之證。故知三複方皆桂枝證。經日不愈所致。桂枝證。本自汗出。今則時時閉汗。故參以麻黃。若不但閉汗。又有熱盛煩渴之證者。則用石膏。為桂二越婢一。經文雖略。皆從藥測證而可知也。至謂脈微弱三句。係倒筆法。則義雖可通。文理終覺不順。各半湯大青龍湯二條。皆段落分明。文理馴順。此條於不可發汗下。更不著一語。逕接宜桂枝二越婢一湯。以文法論。不當如此倒裝。山田氏以為有闕文。蓋近是。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 去皮

芍藥

麻黃

甘草 各十八銖炙

大棗 四枚擘

生薑 一兩二銖切

石膏 二十四銖碎綿裹

右七味。以水五升。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當裁為越婢湯。桂枝湯合之。飲一升。今合為一方。桂枝湯二分。越婢湯一分。  
臣億等謹按桂枝湯方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越婢湯方麻黃二兩生薑三兩甘草二兩石膏半斤大棗十五枚今以算法約之桂枝湯取



四分之一即得桂枝芍藥生薑各十八銖甘草十二銖大棗三枚越婢湯取八分之一即得麻黃十八銖生薑九銖甘草六銖石膏二十四銖大棗一枚八分之七棄之二湯所取相合即共得桂枝芍藥甘草麻黃各十八銖生薑一兩三銖石膏二十四銖大棗四枚合方舊云桂枝三今取四分之一即當云桂枝二也越婢湯方見仲景雜方中外臺祕要一云起脾湯

方極云。桂枝二越婢一湯。治桂枝湯證多。越婢湯證少者。雉間煥云。脚攣急而上衝者。主之。

類聚方廣義云。風濕痛風初起。寒熱休作。支體疼重。或攣痛。或走注腫起者。以此方發汗後。可與加朮附湯。案即越婢湯加朮附子也兼用應鐘散。大黃芎藭本名芎黃散蕤賓丸。甘遂芒硝芫花商陸吳茱萸黃本

名平水丸等。

柯氏云。考越婢湯。比大青龍無桂枝杏仁。與麻黃杏子石膏湯同為涼解表裏之劑。此不用杏仁之苦。而用薑棗之辛甘。可以治太陽陽明合病。熱多寒少而無汗者。猶白虎湯證背微惡寒之類。而不可以治脈弱無陽之證也。

淵雷案。越婢湯。見金匱水氣病篇。外臺一名起脾湯。見第十六卷肉極門。彼引千金。有附子。注云。本方無附子。刪繁同。成氏云。胃為十二經之主。脾治水穀。為卑藏。

若婢。內經曰。脾主爲胃行其津液。是湯所以謂之越婢者。以發越脾氣。通行津液。外臺方一名起脾湯。卽此義也。山田氏云。越婢二字。古來無明解。以予觀之。以其方本得於越國之婢。從而爲名耳。豈有深理耶。白居易詩曰。越婢脂肉滑。奚童眉眼明。又有漢婢燕婢語。並見唐人詩中。可知越婢卽越國之婢矣。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成氏云。頭項強痛。翕翕發熱。雖經汗下。爲邪氣仍在表也。心下滿微痛。小便利者。則欲成結胸。今外證未罷。無汗。小便不利。則心下滿微痛。爲停飲也。與桂枝湯以解外。加茯苓白朮。利小便。行留飲也。

徐大椿傷寒類方云。凡方中有加減法。皆佐使之藥。若去其君藥。則另立方名。今去桂枝而仍以桂枝爲名。所不可解。

金鑑云。去桂當是去芍藥。此方去桂。將何以治頭項強痛。發熱無汗之表乎。論中

有脈促胸滿。汗出惡寒之證。用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去芍藥者。爲胸滿也。此條證雖稍異。而其滿則同。爲去芍藥可知矣。

吉益猷觀證辨疑云。本作去桂。今從醫宗金鑑去芍藥。歷觀此證。無去桂之理。此因水氣結滯。致心下滿微痛而頭項強痛。不逐心下之水。則不得外發。故服桂枝湯或下之而不解也。今加茯苓朮以逐水氣。以桂枝散其滿。去芍藥者。欲令其力專也。凡逐水氣之劑。未嘗有芍藥。以是知其當去矣。

丹波氏云。成注不及去桂之義。但云桂枝湯以解外。則成所注本。無去桂二字。歟。若不去桂。而用此方於此證。或有效驗。

尾臺榕堂方伎雜志云。桂枝去桂加茯苓朮湯。去桂二字可疑。太陽篇瓜蒂散條曰。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强。是頭痛項强。本桂枝湯證也。今雖已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翁翁發熱不止。是桂枝湯證依然仍在也。何得去桂枝乎。况方劑無去其主藥之理。是故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桂枝去

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湯。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此等諸方。其所去加。皆不過臣佐藥。可以證焉。後讀徐靈胎之說。與余意如合符契。益信鄙見之不愆。且觀成無己注。知其所注本。必無去桂二字也。

淵雷案。此條去桂之義。前賢辨論甚繁。不能備引。綜而觀之。桂之不當去。諸家無異詞。此外有以去桂爲去芍藥之誤者。金鑑及小吉益氏等是也。有以心下滿微痛爲停飲水氣者。成氏小吉益氏等是也。今考仲景方。凡苓朮並用者。多爲逐水之劑。則心下滿微痛。爲水飲無疑。凡逐水諸方。及汗吐下諸方之駿快者。皆不用芍藥。則芍藥之當去無疑。逐水方多用桂枝。况有頭項強痛。翕翕發熱之表證。則桂枝之不當去。亦無疑。由是言之。此條之證。蓋其人素有水飲。因卒病太陽而引起宿疾。水壅中焦。致令心下滿微痛也。治之以桂枝去芍藥加茯苓朮湯者。蓋臨時禦變。與喘家加厚朴杏子同意。水飲者。非飲水過多之謂也。生理上。毛細動脈管常漏出液狀成分。以滲潤組織。



而供其榮養。是爲淋巴。或名生理的濾出液。此液更吸收組織之代謝產物。自組織腔輸入淋巴管。經淋巴總管而入大靜脈。還歸血液。有時毛細管之漏出較多。則淋巴管之吸收還流。亦從而亢盛。藉以維持平衡。若毛細管漏出甚多。淋巴管又不能儘量吸收。則停滯於組織或體腔間。此等濾出液所停滯。無論在局部在全身。在內臟。在肌表。西醫統稱爲水腫。其停滯於體腔內臟器間者。卽古人所謂水飲矣。水飲亦有得之出淋巴者。因淋巴管破裂。管內還流之淋巴漏出所致。惟淋巴管中之壓力。遠不及血壓之高。故淋巴管破裂之出淋巴。不若血管破裂時出血之多。破裂處亦較易恢復。

水飲在膈下者。停於骨盆之上。西醫謂之腹水。金匱所謂水走腸間。漑漑有聲者也。在膈上者。因膈膜穹起之故。停於膈上四周。西醫謂之胸水。金匱所謂水流在脇下。欬唾引痛者也。此條云心下滿微痛。則是停於膈上也。若水飲之濾出不多。則漸由組織吸收。仍入於淋巴管及毛細血管。其人安然如無病。今無汗而小便

不利。則血中水分必充溢。又曾服桂枝湯。則血運暢盛。毛細管之血壓高。其濾出必加多。或經下之。則腸蠕動亢盛。淋巴管被擠壓。管中壓力亦增高。設有破裂之處。淋巴即漏出不已。而水飲不能自愈矣。

山田氏云。此證本非中風桂枝之證。蓋傷寒麻黃之證。兼停飲者也。稱仍無汗者。可見矣。而今不取麻黃。反用桂枝者。何也。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固雖白朮茯苓所得而主。若奪力於發表。則不能專其宣導之功也。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生薑 切

白朮

茯苓 各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小便利則愈。本云桂枝湯。今去桂枝。加茯苓白朮。

從上文所釋。則方名當稱桂枝去芍藥加茯苓白朮湯。方中芍藥當作桂枝。煮服

法中今去桂枝。當作今去芍藥。脈經載此條文。朮上無白字。蘇頌云。古方云朮者。皆白朮也。喜多村傷寒疏義云。朮分赤白。昉見陶弘景本草經集注。所謂赤朮。卽蒼朮也。蓋仲景之時。未曾有蒼白之分。素問病能論云。澤瀉朮各十分。本草經亦只稱朮。不分蒼白。此後人所加明矣。

方極云。桂枝去桂加苓朮湯。治桂枝湯證而悸。小便不利。不上衝者。案吉益氏從藥測證。以茯苓主悸。朮主小便不利。桂枝主上衝。故云爾。然與本條之證不相對也。

淵雷案。凡西醫所稱水腫之病。倘不用手術放水。惟有使組織自吸收之。從小便排出體外。然後其病可愈。此本方之所以用苓朮也。別錄云。朮消痰水。逐皮間風水結腫。可知白朮能使組織吸收液體。白朮以吸收之。茯苓以利其小便。則水飲除。而心下滿微痛愈。一面仍用桂枝湯。治頭項強痛。翕翕發熱之表證。去芍藥者。不欲擴張內部之血管也。血管擴張而充血。則水飲之漏出不止矣。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卽伸。若胃氣不和。讞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

金鑑云。是當與桂枝增桂加附子湯。以溫經止汗。今反與桂枝湯。攻發其表。此大誤也。

元堅云。此證不啻表疎。其人陽津素少。故雖桂枝本湯。猶過其當。蓋與少陰直中。稍相近似。而不比彼之寒盛。故雖經誤汗。僅須甘薑。而陽回之後。或變胃燥。若其重誤治。則變爲純陰證也。此條本證。次條擬以桂枝增桂加附子者。殊不無疑。何以言之。夫旣爲附子所宜。則誤汗便厥之際。不得不逕與四逆。而僅用單味小方。竊恐萬無其理。蓋自汗出。小便數。心煩等證。與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百八條小建中湯證稍同其情。而係從前虛乏。爲邪陵虐者。則亦是小建中所主也。淵雷案。喜多村傷



寒論疏義。說與小丹波略同。以爲建中新加六十四條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也之屬所主。

山田氏云。傷寒二字。泛稱疫而言。非太陽傷寒也。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卽少陰病。當知其汗出惡寒者。乃與附子瀉心之惡寒汗出者。同爲陽虛之病。故此證雖有脈浮惡寒之似表者。決不可攻表。唯宜以薑附扶陽劑以溫之也。今乃錯認其似表者以發之。故有厥冷咽乾。煩躁吐逆之變。因作乾薑附子湯。以復其陽氣。舊本作甘草乾薑湯。大非也。甘草乾薑湯。治肺痿多涎唾者之方。安能挽回陽氣將盡者乎。

淵雷案。此條本證。金鑑以爲桂枝增桂加附子湯者。蓋據次條而言。然本宜附子之病。誤表之後。其陽益虛。附子在所必用。今僅用甘草乾薑。復其胃腸局部之陽。乃必無之理。故小丹波喜多村等。以爲本證是建中新加所主。然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與二十二條桂枝加附子湯之證。若合符節。何嘗似建中新加之證。且厥冷咽乾。煩躁吐逆。亦非甘草乾薑湯所能勝任。故山田氏改爲

乾薑附子湯。由是言之。此條本證。當主桂枝加附子湯。若上衝不劇者。不須增桂。誤表而厥。則與乾薑附子湯。就文字上推求。蓋當如此。惟事實上終有可疑者。桂枝加附子湯之證。誤服桂枝。充其量。不過病不解而已。決不致厥冷咽乾。煩躁吐逆耳。蓋桂枝非發汗峻劑。不若麻葛青龍。可以大汗亡陽也。乾薑附子湯方。在太陽中篇。

小便數。謂尿意頻數。尿量反少。卽二十二條之小便難也。厥。手足冷也。下文云厥愈足溫。可以知矣。咽中乾。陽亡而津不繼也。煩躁吐逆。胃中寒也。凡陰證疊用薑附。陽回之後。往往轉爲胃燥。胃燥。故用調胃承氣湯。讖語本是知識昏蒙之腦病。在急性熱病。則往往因胃不和而讖語。詳見陽明篇。重發汗。則亡其陽。復加燒鍼。則竭其陰。陰陽俱虛。而有四逆證。則用四逆湯。苟無四逆證。雖經發汗燒鍼。不用四逆也。山田氏云。自胃氣不和以下。至四逆湯主之。蓋他條錯亂而入者。刪之可也。何以知之。以上文序證。至脚攣急止。而不及胃氣不和等事已。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四兩

乾薑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成本。乾薑下有炮字。

外臺引備急云。療吐逆。水米不下。甘草乾薑湯。

直指方云。甘草乾薑湯。於本方加大棗一枚治脾中冷痛。嘔吐不食。

又云。甘草乾薑湯。治男女諸虛出血。胃寒。不能引氣歸元。無以收約其血。

朱氏集驗方云。二神湯。即本方治吐血極妙。治男子婦人吐紅之疾。蓋是久病。或作

急勞。損其榮衛。壅滯氣上。血之妄行所致。若投以藕汁生地黃等涼劑治之。必求

其死矣。每遇患者。用藥甚簡。每服二錢。水一中盞。煎至五七沸。帶熱呷。空心日午

進之。和其氣血榮衛。自然安痊。不可不知。

證治準繩引曹氏必用方云。吐血。須煎乾薑甘草。作湯與服。或四物理中湯亦可。

如此無不愈者。若服生地黃竹筴藕汁。去生便遠。淵雷案。吐血有宜溫者。甘草乾薑須炮湯可也。有宜涼者。朱丹溪葛可久之法可也。今人概用涼潤。固失之。然甘

草乾薑亦非一切吐血之特效藥。不可不知。

方極云。甘草乾薑湯。治厥而煩躁。多涎唾者。

方機云。甘草乾薑湯。治足厥。咽中燥。煩躁嘔逆者。吐下後厥逆煩躁。不可如何者。

吐涎沫。不效。遺尿。小便數者。兼用南呂即礞石痰丸

類聚方廣義云。甘草乾薑湯之厥。只是因誤治。一時激動急迫之厥耳。不比四逆

湯之下利清穀。四支拘急。脈微大汗厥冷也。甘草倍乾薑者。所以緩其急迫也。觀

咽乾煩躁吐逆之證。可以知其病情矣。

淵雷案。乾薑與附子。俱為純陽大熱之藥。俱能振起機能之衰減。惟附子之效。徧

於全身。乾薑之效。限於局部。其主效在溫運消化管。而兼及於肺。故肺寒胃寒腸

寒者。用乾薑。體溫低落。細胞之生活力衰減者。用附子。吉益氏藥徵。謂附子主逐



水。乾薑主結滯水毒。乃未達一間。蓋機能衰減。則體液之吸收分泌失常。往往結滯而爲水毒。用薑附以振起其機能。則水毒自去。非薑附能逐水也。機能不衰減者。雖有水毒。不用薑附。陷胸湯丸十棗湯之屬。最爲逐水峻劑。亦何嘗用薑附哉。吳遵程方注云。甘草乾薑湯。卽四逆湯去附子也。辛甘合用。專腹胸中之陽氣。其夾食夾陰。面赤足冷。發熱喘欬。腹痛便滑。外內合邪。難於發散。或寒藥傷胃。合用理中。不便參朮者。並宜服之。眞胃虛挾寒之聖劑也。若夫脈沈畏冷。嘔吐自利。雖無厥逆。仍屬四逆湯。

### 芍藥甘草湯方

白芍藥

甘草各四兩炙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玉函。芍藥上無白字。

魏氏家藏方云。六半湯。卽本方入無灰酒少許再煎服治熱濕脚氣。不能行步。

朱氏集驗方云。去杖湯。治脚弱無力。行步艱難。友人戴明遠用之。有驗。

內科摘要云。芍藥甘草湯。治小腸腑欬。發欬而失氣。

醫學心悟云。芍藥甘草湯。止腹痛如神。脈遲爲寒。加乾薑。脈洪爲熱。加黃連。

古今醫統云。芍藥甘草湯。治小兒熱腹痛。小便不通。及痘疹肚痛。

方極云。芍藥甘草湯。治拘攣急迫者。

方機云。治脚攣急者。兼用應鐘紫圓。出千金方代赭石赤石脂巴豆杏仁

類聚方廣義云。芍藥甘草湯。治腹中攣急而痛者。小兒夜啼不止。腹中攣急甚者。亦奇效。

建殊錄云。雲州醫生祝求馬。年可二十。一日。忽苦跟痛。如錐刺。如刀刮。不可觸近。

衆醫莫能處方者。有一瘍醫。以爲當有膿。刀擊之。亦無效矣。於是迎先生。吉益東洞

皆記東洞治驗診之。腹皮攣急。按之不弛。爲芍藥甘草湯飲之。一服。痛卽已。

生生堂醫談云。城州山崎。一翁。五十餘歲。閒居則安靜。聊勞動則身體痛不可忍。

家事坐廢。殆三十年。醫藥一無驗。來請予。予診之。周身有青筋。放之。迸出毒血甚夥。卽與芍藥甘草湯。約十次而復常。任耕稼矣。

麻疹一哈云。赤坂街有伊勢屋喜八者。丙申夏。患麻疹。疹後經數十日。自舌本左邊至牙齦。腫痛如刺。又自耳後連左額。痛楚殆不可耐。呻吟發屋。四鄰來進醫。更

醫十一人。與芎黃梅肉梅肉散也。梅肉霜。巴豆輕粉。輩。不知。或緩或急。遷延自若。至戊戌春三

月。請予診治。予就診之。舌本強直。且腫痛不能言。妻爲告其苦楚狀。因按其腹。自

心下至臍上。腹皮拘急甚。又無它異。迺作芍藥甘草湯飲之。下利日二三行。案所飲非

下劑而下利。乃所謂瞑眩也。三日而痛楚減半。二十日所。腫痛全愈。能言語。再詳其腹候。胸腹微

滿。時或微痛。時以紫圓下之。每服。下利如傾。十日一次。凡五六次。無慮百日。諸

證全治。健食倍故云。

###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去皮。清酒洗。

甘草二兩。炙。

芒消半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消。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溫服之。

陽明篇。大黃下無去皮二字。煮服法云。右三味切。以水三升。煮二物至一升。去滓。內芒消。更上微火一二沸。溫頓服之。以調胃氣。

醫壘元戎云。調胃承氣湯。治實而不滿者。腹如仰瓦。腹中轉矢氣。有燥糞。不大便。而讞語。堅實之證。宜用之。

衛生寶鑑云。調胃承氣湯。治傷寒發狂煩躁。面赤脈實。

經驗良方云。調胃承氣湯。治熱留胃中。發斑。及服熱藥過多。亦發斑。此藥主之。

口齒類要云。調胃承氣湯。治中熱。大便不通。咽喉腫痛。或口舌生瘡。

試效方云。調胃承氣湯。治消中。渴而飲食多。

外科樞要云。破棺丹。即本方為末煉蜜丸治瘡瘍熱極汗多。大渴便秘。譫語發狂。

玉樞微義云。調胃丸。治齒痛。血出不止。以調胃承氣湯為末。蜜丸服。



方極云。調胃承氣湯。治大黃甘草湯證而實者。大黃甘草湯治  
祕閉急迫者類聚方注云。但急迫而大便不通者。主之。

方機云。調胃承氣湯。治因汗吐下讞語者。發汗後。熱而大便不通者。服下劑。下利不止。心煩或讞語者。吐下之後。心下溫溫欲吐。大便溏。腹微滿。鬱鬱微煩者。吐後腹脹滿者。

鼈鼻老人用方經權云。調胃承氣湯。治膏粱太過之徒。其毒釀於腸胃。升降失政。潮熱寢汗。微欬脈數。大便或祕。或作下利狀者。形如虛勞。心氣迫塞。悲笑無時。胸動而行步難。其腹微滿。或裏急拘攣者。凡胃府釀成食毒。發諸症。或下流而鬱結於腸中。小腹微滿。大便不快。月事爲之失政者。視其的證。施之。則有萬全之效。類聚方廣義云。痘瘡麻疹。癰疽疔毒。內攻衝心。大熱讞語。煩躁悶亂。舌上燥裂。不大便。或下利。或大便綠色者。宜調胃承氣湯。

又云。牙齒疼痛。齒齦腫痛。齙齒枯折。口臭等。其人平日。多大便秘閉而衝逆。宜調

胃承氣湯。

又云。反胃膈噎。胸腹痛。或妨滿。腹中有塊。咽喉燥者。鬱熱便秘者。消渴。五心煩熱。肌肉燥瘠。腹凝閉而二便不利者。皆宜調胃承氣湯。或爲兼用方。亦良。

淵雷案。大黃係植物性下劑。其作用爲刺激腸粘膜。使腸蠕動亢進。且制止結腸首端之逆蠕動。則腸內容物移運迅速。水分未及吸收。已達直腸。故令糞便中富有液體也。芒消爲硫酸鈉之含水結晶體。係鹽類下劑。內服之後。絕難吸收。故無刺激作用。不過在消化器內。保有其溶解本藥之水分。勿令吸收。故能保持小腸內容物之液狀形態。直至直腸。糞便卽成溏薄。古人謂大黃蕩滌。芒消栗堅。信不誣也。由是言之。臨診上之應用。若欲急速排除腸內容物者。宜大黃。若因腸內容乾燥而便秘者。宜芒消。若二者合用。則瀉下之力尤大。調胃承氣湯是也。又大黃刺激腸管之結果。能引起腹腔內骨盤腔內之充血。爲月經過多。子宮出血等症。在孕婦。或致流產早產。故腸及下腹部有充血炎性機轉者。大黃亦須慎用。調胃

承氣湯合大黃芒消以攻下。加甘草以治急迫。故能治便秘便難。滌除食毒。其在急慢性腸炎。腸內容物起異常發酵。產生有害物。刺激腸粘膜。使炎症轉劇時。用此方以助其排除。則腸炎自止。故又能治下利。大便綠色等證。腸蠕動亢進。使腹腔臟器充血。則以誘導方法。能平遠隔臟器之炎症充血。故又能治讖語發狂。充血發斑面赤。齧腫出血。<sub>患部</sub>疔瘡癰疽。<sub>患部</sub>等證。此皆古人所實驗。證之今日之藥理學而符合者也。於此須注意者。消黃俱屬寒藥。宜於陽證。切忌誤施於虛寒證耳。承氣名義。詳陽明篇大承氣條下。

戶田齋非藥選云。難曰。古法藥用上行以酒。下行以鹽。緩寒亦以酒炒。不可謂無其理也。齋答曰。予屢試之。未嘗見其效已。且夫鹽酒。固不敵於本味十分之一也。况炒過之本味。添味俱減乎。又且中世以上。未有用酒醋人溺鹽水薑汁。暨塗酥塗蜜土炒麩炒等制法也。其調胃承氣湯抵當湯下。有大黃酒浸酒洗之事者。乃後人之加也明矣。

十形三療云。一小兒小溲不通。號跳旋轉。下則成砂石。大便秘。肛門脫出一二寸。戴人曰。此下焦塞也。不吐不下。則何以開。不令飲水。小溲何以利。以調胃承氣湯一兩。加牽牛子頭末三錢。河水煎服。又用瓜蒂末糊丸。芥子許六十九吞下。上吐下瀉。一時齊出。有膿有血。涌泄既定。令飲新水二三十次。每次飲一盞。其病若失。淵雷案。此卽膀胱結石。古人所謂石淋也。調胃承氣湯加牽牛能治之。亦足以廣異聞。

漫遊日記云。一老夫。過經十餘日不解。手足冷。心下滿。口不能食。舌上焦黃。晝間微煩。頭汗出。脈沈細無力。余一診而與調胃承氣湯。得燥屎八九枚。脈變洪遲。乃與竹葉石膏湯。數十日而解。

成蹟錄云。一男子。腹脹。脚以下洪腫。小便不利。不大便十餘日。舌上黑胎。唇口乾燥。心煩嘔吐。飲食如故。先生謂吉益猷也。字南涯。東洞之子。成蹟錄皆記南涯之治驗。與之以調胃承氣湯。大下穢物。小便快利。諸證悉去。



生生堂治驗云。一娼年二十。大便一滴不通者已三年。飲食動止。猶不異常。巴豆大黃芒消。爲之費數斤。皆不應。先生按其腹。雖甚鞭然。一無燥屎及塊物。應手者。卽作調胃承氣加葱白湯與之。便利遂不失節。

### 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醫林集要云。乾薑附子湯。卽本方治傷寒陰證。脣青面黑。身背強痛。四肢厥冷。及諸虛沈寒。

濟生方云。薑附湯。卽本方治五臟中寒。口噤。四肢強直。失音不語。或卒然暈悶。手足厥冷者。

萬病回春云。凡陰證。身靜而重。語言無聲。氣少。難以喘息。目睛不了了。口鼻氣冷。

水漿不下。大小便不禁。面上惡寒如刀刮者。先用艾灸法。次服四逆湯。方極云。四逆湯。治四肢厥逆。身體疼痛。下利清穀。或小便清利者。

方機云。四逆湯。治手足厥冷者。下利清穀者。腹拘急。四肢厥冷。下利惡寒者。大汗出。熱不去。拘急。四肢厥冷者。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

古方便覽云。世醫所謂中寒中濕。及傷寒陰證。霍亂等諸證。厥冷惡寒。下利腹痛者。皆可用四逆湯。又雖一年二年下利清穀不止。亦可用。

類聚方廣義云。四逆湯。治霍亂吐利甚者。及所謂暴瀉症。急者死不崇朝。若倉皇失措。擬議誤策。斃人於非命。其罪何歸。醫人當平素討究講明。以濟急靖難。可參考大汗出熱不去云云。本論厥陰篇三百五十七條以下諸章。

又云。四逆湯。救厥之主方也。然傷寒熱結在裏者。中風卒倒。痰涎湧者。霍亂未吐下。內猶有毒者。老人食鬱。及諸卒病閉塞不開者。縱令全身厥冷。冷汗脈微。能審其證。以白虎瀉心承氣紫圓備急走馬之類。解其結。通其閉。則厥冷不治自復。

若誤認爲脫證。遽用四逆真武。猶如救經引足。庸工殺人。常坐此。嗚呼。方伎雖小。死生係焉。存亡由焉。自非高才卓識。難探其理致矣。

方函口訣云。四逆湯。陰證正面之治方也。以四肢厥冷。下利清穀等爲目的。其他有假熱證者。則有此方冷服之法。卽加豬膽汁之意也。

本論三百一十九條三百九十五條

淵雷案。四逆者。四肢厥冷也。四逆湯。爲體溫低落。機能沈衰之主方。以附子振起細胞之生活力。恢復體溫。以乾薑溫其腸胃。以甘草緩其急迫。附子生用。則其力尤峻。今藥肆中。生附子皆以鹽漬。一枚約重今秤八錢至一兩。大者乃至二兩許。時醫但用淡附片。淡乾薑。幾經浸淡。等於藥滓。用量又僅數分。苟遇四逆證。惟有坐以待斃耳。

名醫類案云。郭雍治一人。盛年恃健不善養。因極飲冷酒食。內外有所感。初得疾。卽便身涼自利。手足厥。額上冷汗不止。遍身痛。呻吟不絕。偃臥不能轉側。心神俱無。昏憤恍惚。郭令服四逆湯。灸關元及三陰交。未知。加服九鍊金液丹。

硫黃製劑利厥

汗證少止。稍緩藥艾。則諸證復出。再急灸治。如此進退者三。凡三日兩夜。灸千餘壯。服金液丹亦千餘粒。四逆湯一二斗。方能住灸湯藥。陽氣雖復。而汗不出。證復如太陽病。未敢服藥。以待汗。二三日。復大煩躁飲水。次則譫語斑出。熱甚。無可柰何。復與調胃承氣湯。得利。大汗而解。陰陽反覆。有如此者。

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曰。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爲風。大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形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尙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溲。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

陽旦卽桂枝湯之別名。金匱產後門陽旦湯原注云。卽桂枝湯。千金外臺別有陽旦湯。乃桂枝湯加黃芩。名同而實異也。師曰之曰字。玉函無。



山田氏云。凡論中設問答而言之者。皆叔和所附託。非仲景氏之言。何以知之。以其言繁衍叢脞。而與本論所說大相乖戾也。爾。淵雷案。此條似設爲問答。申明上條之義。然語無精要。反覺支離。舒馳遠。尤在涇等。皆以爲非仲景原文。柯氏直刪去之。皆是也。且如脈大何以知是虛。虛何以知其兩脛攣。信如所言。則脈大者。兩脛必攣乎。自病形象。桂枝以下。序次陵亂。亦與上條不相應。不可從矣。以上太陽上篇。凡三十二條。自首條至十二條。爲太陽綱領。寒熱大要。十三條以下。皆中風一類之治法。諸方皆從桂枝湯加減而來。惟二十八條白虎加人參湯。因桂二麻一湯而連類及之。明大汗後有此一種傳變。末兩條係救逆法。其病亦從中風來。故以此殿焉。

傷寒論今釋卷一